平播全書

平播全書卷十二

明長垣李化龍

書札

內閣趙沈二相公

入境詢問楊酋自敗黔師之後別無舉動消息但恐見督兵進勦之旨自知難逭天誅先發制人快於一逞亦未可知然此酋必不敢遠離巢穴卽有侵軼料無大事也惟是兩敵相當先能自守方可攻人而此中向來惟以宣諭為主兵將一無所備守且不能勦於何有此時收拾業以後時而總兵劉綎茫無消息不知何日可到儻其已過都門

乞台臺命大司馬馬上差人一　催督之其餘事體俟咨詢已定必須籌彼己情爲先後著未敢漫言也臨啟無任瞻仰

内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初龍之受事也見有貴州之事知酋惡難赦矣然以爲今兵餉未集王程甚迫急難措手且當徐圖使彼若仍襲故套具文强飾且當明許自新而陰伺其便需以歲月自可得志乃不意龍甫至而酋已先反矣蜀地全無兵新置二千餘烏合之衆難保必勝守且可虞何況戰乎土司兵急難調至即調至僅可逖其内衙不能保其不殺掠遂城也

此酋久雄三巴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狐兔有情若只倚本地之兵事且不知所底爲今之計惟調邊兵二枝浙兵二枝馬步萬餘以爲主兵則蜀人之氣自倍土司皆爲我用彼不得志自當歸巢然後環而鬬之懸賞爲購不移時而內變作矣此討處逆酋之大畧也但眼下無兵必須死守龍已差人於陝鎭借募向西來時會以相託亦有許者故近日別疏所請地方雖多所重惟在陝浙其餘則地方鄰近必令各土司以兵守險乃可促其亡耳至於調遣之時必自有斟酌決不肯多調發以糜糧餉乞台臺俱賜裁行爲望

田東翁大司馬

酋見近日貴州覆疏及旨意乃曰朝廷已不容我老楊我老楊只得拌死做了遂領兵以出妻子泣諫不從此其意亦叵測矣西川兵將無可用者惟一房嘉寵又有勇無謀不能駕馭今酋大兵已至綦江若綦江不守則全蜀震驚甚可慮也川兵土兵皆非其敵酋常言若陝兵來我還讓他若川兵不必來我持一竿可驅幾萬也今調陝兵已遲然他處益難矣弟過陝時王晴江公已許爲我募三千但召募更遲今已發使借延綏入衞兵三千不知其在否又一面令募矣又於李亥翁處乞將各鎮兵每鎮借發二三

干料沒多亦須有少此惟望部文主持催促之盡達虜搶掠不過數日即出此酋若得城郭爲據則西川之憂所不忍言所謂急中有急陝兵之調萬不容已惟台臺留意焉浙兵於劉用齋公處借一枝此時浙中無事定是肯發又山東之南兵防海甚屬無用若發來甚爲有益乞台臺覆疏說明即移文浙江山東撫院發來限以時日甚便大抵今所難者惟是目下全無兵而各處紛紛徵調酋益疑忌益狂逞先發制人無以禦之然不明言則各省無明文難以調動所以前小疏只照原數混請不定某枝某枝今台臺覆疏亦只可云某處某兵無用可摘發防禦不必急言

進剿渠以爲事緩尙未必拚死做也若渠拚死做目下眞是可虞伏惟台臺留神爲望劉綎略無消息深爲可恨乞嚴催之若北兵北將須更得一北總兵如麻貴之類兩下爲之方可然此時無一兵又不可虛設總兵俟數日後看形勢再圖之也

郭青螺中丞

語有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天下不爲無事矣大要難起方圖事過猶擾苟幸無事之方則漠然忘之矣不知黔事若何即以蜀論沃野千里諸土司環而居之若亟取輕亦宜晏然無備乃成都境內無將無兵所恃爲兵將者土

司耳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何怪乎土酋一起而束手無措
也今黔蜀兩地皆被兵而酋獨自將侵蜀重兵壓境意殊
叵測即募烏合之眾調土漢之兵取應目前然眾寡强弱
兩不相當僅而自全無問戰矣丈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了
此當自無難顧難起倉卒得無少勞神慮否茲專人上候
並以請事伏惟台照臨楮依依

又

播事向來欲緩圖之以內備未修難問外事也乃酋激於
督兵進剿之旨我謀甫至業已反矣此天促其亡無足為
異獨向來此中當事者以招撫可恃一切無備而黔中又

且往遣之禽自垈其國今卒然有變何以措手乃知重發輕爲其爲誤事均也於今只須急於修備保守地方城池爲上村落次之此中已沿邊皆苗不知黔中何似若已猖獗必須奏報幸以稱來其報則止說其搶掠之狀而後以淺淺數語結之不必多說處置致洩事機或奏或塘無所不可統惟台裁

內閣趙沈二相公

酋自知罪在不赦益復先發制人龍入境之先已陳兵境上比報至方四出徵調而陷城之報至矣房張二將素稱驍勇一朝陷沒全蜀爲之喪氣而彼且猖猖未已聲言欲

取重慶龍已發總兵馳往而火急徵兵遞餉以繼其後計數日之間城守粗備或可無慮顧兵皆出於土司未可全倚而召募烏合之眾守或可恃戰必不能非得陝浙二處見兵地方終屬可慮乞台臺諭大司馬急督發焉雖秦中邊虜難輕議調然虜之大舉止用自守非久當出若此酋據蜀禍將何極且彼中四鎮但量行摘調不過逃亡未補之數而集少為多所裨於蜀大矣惟台臺鑒裁臨啟無任仰望之至

莫副使睿

每接來書令人閔默仗節伏義自是賢士大夫家法吾輩

行事要令天下後世人無異議目前禍福利害安足問哉然聖人無死地彼其隨機應變當自有餘亦顧與門下共圖之而已此中人情眞是難保須時時體察而又行以鎭靜爲宜大要只是無兵則人心惶惑但得兵數千人心皆定矣今調發已及半月四方之兵當有至者先儘各處漢兵卽土兵如原係忠勇著聞者亦可用之其不可保者則令駐劄城外或發之隘口以我將官相監防守再多者發之各縣處處有兵人自氣壯賊自氣奪矣彼中鄉先生多有識者凡事無妨商量此同舟遇風之時不患其不爲左右手也

二此渙以撫賊者

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剿旨亦未必拏定必剿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剿而閫外之事原不中制曩不佞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酋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斂飾而去即此數端尚有可撫之機酋兇得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啟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酋

復狂逞亦未可必蓋酋若有心望撫即有嚴旨不動也耶崑老來時何嘗無剿旨何嘗畢竟剿得成我等伎倆彼豈不知耶大抵酋若從此斂戢大家倘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酋亦不信我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致意俟兵餉稍集僕亦欲東當面請教此不一一

重慶府　此洩以緩賊者

酋之要撫其眞心耶抑探我耶川中兵力該府所知舍撫無可爲計然欲明白題撫則又難開口以新有綦江一事方報警而即言撫言者將議其後矣酋若狂逞止此不復

再犯撫之亦自無難但恐其流毒不已令人欲撫不得則不免兩下皆成騎虎矣今且須嚴爲之備徐觀其後固不可用壯而妄動亦不可恃撫而忘備此從來兵家長算也草草不一

陝西各邊督撫諸公

發兵事已奉敕知必勞神慮惟是逆酋自知不免狂逞當無所不至所需兵將真如救焚且秋防已畢燒荒後即無用設守移緩就急總之國事知必無吝也陝兵多悍而不就約束所至易擾川人畏之鬨風逃避乞臺下選一風力文武官齎令約之幸甚東征之役各省調兵皆不開糧川

省突然用兵餉銀急難湊手昨援例具題欲得止給行糧料必見允敢預以告知臺下亦必見亮也事勢窘急百凡仰借伏惟垂照臨發可勝懇禱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賊近以零苗竊蜀之邊境而大勢犯湖貴蓋欲深入其地一則搶掠以備食用一則招苗以資戰守二省兵食急難湊手其偏橋一帶生苗出入無忌久之恐羣苗盡為播用湖省之憂更甚於貴省陳璘今不知何在昨已題改湖廣總兵必須嚴催赴偏橋駐劄而董元鎮防守平越與隆貴陽一帶乃無慮也伏惟台臺垂鑒昨見戶兵二部各發餉

銀庶幾可濟燃眉但兵部馬價二十萬俱為實數尚患其少戶部以楚助蜀以滇助黔似皆虛數昨得雲南撫院書調兵止許四千行糧亦稱難備仍令四川解銀往方可發兵則十萬之助必不可得矣湖廣白蠟等銀九萬自十七年起至今止明是帶徵解太倉餘銀十六萬似是存留必尚拖欠即令借別項銀恐亦無二三十萬堪借之銀今貴州無地無賦不敢調兵只為無餉若再遲時月何以支持今湖廣既設總兵四川亦不敢望湖廣之助已咨二省撫院將前湖廣之銀暫且二省分用然必無實數亦成畫餅此必再於太僕寺動銀三十萬三省各發十萬有銀省分

如前所請借兩廣福建河南等處共湊三十萬三省再各
發十萬以後不足川湖二省量行加派錢糧貴州則二部
協助尚爲易處今日方奉到咨未暇具題先以上聞倘蒙
從中行下俾各省督撫遵奉則兵無乏餉賊不足平矣統
惟台臺垂照

莫副使

酋既以申呈來亦即隨宜以文告答之無妨推誠開諭也
但遲旬餘調兵已集府城斷然可保我守既堅彼氣自奪
矣目前之計只須夜以繼日經營戰守乘虛擣巢之說尚
未可恃貴州大敗之後人無固志彼決不敢主張安氏爲

此雖已再說之恐終不從耳聞酋造船此信頗眞須隄防之大礮火箭皆可燒船宜早備也調兵既多尤費處置房屋銀米之類皆須預爲區處早定委官以時給散勿令一人失所若使其少有闕壞便搖衆心爲害更甚於無兵矣愼之愼之

又

得報門下蒙譴良爲憮然顧四人之中獨從其薄亦足以明公道矣此當以爲慰不當以爲戚也南川之事已領昨據守道報賊欲向城故急令發兵不意東鄉又遭一番荼毒奈何彼既犯搶我卽防守亦自常事且亡羊補牢亦已

後矣不必慮其以為詞也自今有兵在城或自後亦不敢城外竊掠即彼來攻四千人亦足以守況又有應援之兵乎不然彼狂賊萬一乘其空虛突入城內即朝入暮出亦是破城守備不設何以自解今日已有嚴旨逆酋狂逞殊未可料當處處設防無謂其不來也小圖甚為明悉向來諸人獻圖無及此者倘謂岳武穆出之神中者非此耶第今日進兵必須萬全白石口飛練並綦江而三矣安疆臣豈可强使奢世續亦難獨任稍俟淵貰兵集奉教當有日耳向以門下與總鎮不合故令守道調停其間乃今復相矛盾何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望寬大以容之僕竊謂二

君同鄉同年同僚同事此宜指日相明出心相示以共濟此艱難而水火冰炭若南北司然古謂胡越同舟左右相扶者乃謬語耶僕不揣望以後共廉藺之車造房杜之業區區此紙以當解紛第恐人微言輕不足以同尊聽耳

蔡副使守愚

縣甲照布政司行造者尚不脗矢石昨令以花五斤布二層紙百張為一件方脗矢石其價則須少增今各處所造如尚未完者可令照此為之尚得其一半之用已完者亦不必改造又費事也須小袖長窄乃可原廠袖亦宜易之統惟留意焉

陳毓台中丞

頃承台命滇中兵少未敢再瀆茲承台教業以萬兵相借先發六千不啻從天而下賊亡有日矣感何言川中有陝浙之兵加以本地兵可得數萬原擬以雲南廣西二處兵濟貴州今即六千亦可增黔中八分氣勢乞台臺徑發之彼中已行令彼中備餉矣行糧既蒙處給坐糧自於所在地方支給無更累滇中之理但乞兵行之前台臺約鎮守各先發二牌一至貴州檄一至四川重慶檄言沐府提兵六萬親來行剿庶賊黨寒心可不攻而自破也賊將來必至內潰兵惟蚤發為宜沐鎮守聲言入川而移鎮霑益則

賊即有朝不保夕之勢蓋賊惟畏該勦聲勢不知其虛實也惟台臺轉達之外備二千發之川中亦見處處有滇兵更爲萬全此中坐糧自有無煩台慮不幸值荆人之戚因留使者七日而後發伏惟鑒原尙容嗣布

莫副使

酋之退或別有籌算所不可知然我惟益修守備常如賊至自可無慮也安氏擣巢之說貴州不肯昨已奉告今恐師老財匱欲早賜處分與貴州商議者欲擣巢耶欲遂進勦耶以如此兵力言勦恐不滿應龍一笑耳兵不可廢則餉不宜惜宜專心料理糧餉令師得夙飽庶目下安心且

將來可用有兵無兵其苦一也不佞向固言之矣二官留此用之草草不盡

王晴江中丞

蜀地告急危於累棊計無所之於是乎馳壽雲之騎效包胥之哭良非得已猥蒙吾兄不棄慨然許可半欲遣發半欲召募同仇之誼雪嫧非高弟獨何心而不刺骨爲感乎賊破綦江之後虜掠數日未即長驅弟姑以計緩之而火急徵兵尋見稍稍有備未敢即向渝城然其兇鋒虐焰不可嚮邇斷斷非川兵所能支也計今借兵之疏想已得請即他不可知而入衛一枝必無不許料此時虜已犯過自

不妨以精人健馬相借耳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今之談播事者有遲速兩端遲則欲需以數年而速則欲決於目下夫兵覩拙速然亦未有不能拙而速者今糧餉未充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士兵欲浪戰以決雌雄是飛練與綦江之緒也必無幸矣此原不知兵之說無足論也若遲久之說盡主坐困坐困必用衆用衆即酌中乎亦須川六萬湖貴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相守數年老師費財且慮他變盍效營平金城之計而不知營平先散兵後屯田今之兵非可散而糧無可屯故不相當也大抵

今日之事在張坐困之局局面已定而後相機急趨之其緊要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滇兵廣兵湖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衆有懼心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綏之且逸況彼殘虐有年誰肯為之死守者當是時而後懸賞以購之不得則進兵以逼之十二萬人分為四路可攻可守可進可退不遲不速惟吾所為而令彼必不能得志於我法所謂衆則分之是也如此者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事矣若如是而猶有遺慮則天也人定勝天當再圖之耳川省進兵之道二一綦江遵永甯近而

皆險甚湖貴進兵之道各一皆近而少平他日先入當在湖貴故須以二總兵領二枝互爲犄角而齊入蓋雖不俟川兵自足相當乃爲勝算若如他年貴兵失期川師不支則難矣兵已移調近又得明旨促之庶不後期然須年內俱齊則木落天乾庶易舉事糧餉三省皆急而貴州尤甚蓋別處尙可借貴州無可借也三十萬之發目前少遲便當束手統乞臺下垂允幸甚

又

湖廣總兵之設必不容已蓋應龍所招生苗皆自偏橋出入貴州總兵若專坐此處則不能顧別處矣嘉靖時湖苗

反叛曾設總督於沅州事平而後令貴州兼制今若無湖省專官止令貴州以強弩之末漫然遙制久之羣苗爲播所誘見搶掠有利處處蠢動恐害流全省其禍又不專在播也然則今日卽撫鎭並設於沅州亦不爲過況總兵乎湖廣有專閫而後以一省之全力當入播之一路貴州亦然四川力稍大獨當二路此如萬箭射招無弗中者乃爲十全必克之道也或疑以一土司而紛紛建設得無多事不知今日播酋乃倭虜之勢今日播事乃治亂之關並撲滅則寓內降心稍滋蔓則他方環起此豈事在得已者乎夫建官涖事惟其當耳當則百不爲多不當則一不爲少

瞽愚之議惟台臺裁察幸甚

支簡亭中丞

兵餉事原欲候教到方請乃日久不至而偏橋一帶苗如蟻恐致失陷地方遂僭議之湖省總兵必不容已陳璘不知何在今方自朝鮮來赴廣西任只在江中乞差人查之即留之湖省一面調兵候旨到任可也南直隸一帶應調之兵應行應天鳳陽二撫院亦乞早行去此兵皆須年內齊又施州衛土兵中路散毛等司弟已令備一萬內惟覃寅化一枝不可調以其爲楊應龍之親也不日調至偏橋等處木折餉銀皆須早備永順保靖之兵精者亦可得

一萬麻陽武岡柯家兵並十三哨殺手不知可湊一萬否再益以南直隸之兵無慮四萬一總兵將之其於平播綽綽有餘矣此不獨為守地方專為進剿而設者總兵用陳璘其李應祥仍令前來弟令之領川兵當一路也湖廣大省錢糧自多專靠京運必不濟事但可借用者即乞借之可留用者即乞留之兵無糧一日亦不可居本色米亦乞運至沅州一帶地方仍乞預派定他日入播運夫自偏橋入播地近而路平亦不甚費力也湖北三道誰為可倚即乞定為督餉監兵如本道缺官或不甚知兵事即乞於別道選委之省城各道人皆表表即於內定委前至辰沅一

帶會同各道行事尤妙大駕於年內亦須到沅庶便調度施州衛土兵不知去湖近去川近弟再查明調發其餘土兵則乞調之偏橋一帶仍會知郭青翁彼係兼制地方又相近知之更真也彼所以不敢調兵只為無餉餉則惟望吾兄處之貴州自顧不暇況能為湖廣計乎第一餉事要緊萬惟留意不盡

劉總兵綎

意將軍將抵重慶矣乃九月朔尚在荆州耶夔門上水所謂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者無乘舟之理取陸而前可也郭守道東行係兩月前事未必驛丞逃躲至今且楚蜀一帶

久有行令水陸兩備以待之矣賊即狂狡堅城可據戰守在我何慮焉入蜀境即急以文來庶便奏報賊近修怨於求甯為其所破狂鋒漸摧矣當此時而猶樹敵所謂天奪其魄者何足畏也草草

來副使三聘

木洞乃避兵之處梅遊擊在此何為天下有避兵將官耶異矣異矣奚從周已用之合江江津發程試守之此處別無將官有即發去綦江之城更空於南川目下亦不必守也遊酋進表人只可止同若已押來又肘鎖之則斷無同理可徑送來處之矣此不可膠柱也賊修路三條是出來

否不曰兵來不除道乎但須萬分謹備之耳

劉總兵

綦江報至主上震怒同朝憤惋大發海內之師十道俱來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將軍受命半年有餘矣遲延不進以至於今都下人心甚爲不平萬一懸購令出逆賊就縛亦何顏入夔門乎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識時務者在俊傑非將軍誰當此者日夜兼程前進若至渝城可否前來計事當以賊勢緩急決之諸侯而盡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昨接君送稿來有一勑之外別無他說議論不一人心渙

散等語蓋憤逆賊之無狀而欲翦此朝食其議甚正第用兵之道百相詐也百相欺也惟當機而發之如矢離絃一發卽到則善矣今兵將兩無守且不足戰於何有若但日日張皇爲進勦之狀徒益引其狂逞耳無論進勦卽行間懸賞亦俟兵到兵不到亦無應者總之外人但可觀其結局廟堂亦止責其成功兵機固有難於顯言者恐都中從此又滋議論故敢及之伏惟台照幸甚

會景默中丞

川中情事具在報疏不敢復贅惟是計無所出告急之使四出不啻下申胥之泣嚼霽雲之指矣而有應有不應卽

應者亦姑徐徐云爾未有投袂而起義形於色恨不一日而手援之如臺下者此之高誼薄雲天自當與天下共祝頌之獨區區一人一方之感德已哉河北人勇而知義毛葫蘆堅悍眞可摧堅二起皆勁兵也而又皆不俟舊治民此之爲助豈直一臂力乎感哉感哉謹已厚爲供具待之差官同草草附謝

詹參政啟東

兵事突起卒然無備在所皆然不直楚也今上已赫然震怒大發兵餉無所復靳我輩得以借手矣惟是太倉空虛猶不免括之本省尙覺費力顧百凡錢糧皆得徑動則亦

綽綽有餘矣昨已具題湖省添一總兵集兵四萬駐劄偏橋此專爲進勦之用他日成功當在此路門下糧餉乃其專司望及早計處本折二餉皆令充溢則食足兵精坐獲全勝而鄰侯之功首歷門下矣多兵難以屯之一處須四衛地方分劄以便臨時分布勿謂各衛去播遠以爲不必設兵此乃藏兵待用非專設也幸叅留神必無誤事萬萬播兵之來動以數萬而近日楚省募兵以一二千爲說此不滿逆酋一笑若如此不如不擧耳望早與兵道言之草草

萬總兵鏊

永甯之報急於星火乃近有人自彼來者又畧無聞知且云貴州按院於彼巡歷又何也豈又類前番耶此無論虛實而瀘合防守必不可緩合江兵已足瀘州雖少尚隔江昨發敘州二千入納谿又三千赴永甯不知湊手否鎮雄之兵久已調遣但一處有到即可恃賴且永甯兵不在播州之下亦自可恃也若發重慶之兵以援永甯則萬萬不可將軍且宜靜鎮亦未可輕去渝僕久欲東而諸司相議皆以爲今且宜守未可輕戰僕一動反速其來而又無能戰之兵一不相當全省震動即按院亦云然乃近見守道字來急欲挑戰豈彼處兵已可用乎幸將軍以實教之若

可戰僕卽往矣不然若只嬰城固守則鎮道督萬兵亦自
有餘何用僕也

來莫二副使　萬總兵

冉御龍有文欲盡領其兵守南川亦是又欲得絜甲不知
有此物否卽有或可量給之萬人之甲不能全給也彼土
兵往日之甲亦只自備耳昨議酉陽只以續到之兵守南
川而以平茶邑梅之兵佐之今旣欲以酉陽在府之兵發
出須將平茶邑梅再留天全一枝原議發江津者俱留守
重慶方可不然重慶兵太少甚不宜也賊有人來恐是欲
發兵先以此人試探須萬分加謹備禦第一要緊在重慶

萬不可忽囑囑又報賊有盌口大筏襯恐欲爲渡江之用聞松潘番賊渡河皆用此賊征過松潘恐知之也大破守河急宜多備火藥尤不可不加意儲備愼之愼之

徐僉事仲佳

守南川之議行之久矣何至今而兵糧尙無著落也火器火藥城守之必需者並其衣甲槍刀而無之則何以向敵令人驚駭二十日之糧轉瞬卽盡可爲寒心若以此嘗試不止於不能保守地方而已幸急議處之若有膽勇將官能以輕兵一枝嬰城固守而其餘屯之木洞等處沿途以爲應兵何如不然則急運糧餉而以萬兵據城亦自無慮

此須與王之翰確議之土兵即用之亦須爲計萬全乃可使不然一失其心或挫其鋒後且不可用統惟速計妥確一面行之一面詳報可也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川省不但無兵亦無一知兵之人如重慶之事大敵在前召募兵士半容假冒將領之職司何在道府查究罔其宜也然又株連蔓引籠楚因禁當悍兵側目之時豈可爲苛察繳繞之事蓋文臣亦與有咎焉第所行者法難以過責耳二人殊死已足正法約束不嚴罪專在將並任同罰亦

足以盡其罪矣道府尚許其多贓旣出儲口自難盡信龍

方欲駕馭將領得其死力豈可以搆訐無憑之語形之白

簡惟台臺亟察焉重慶危城道府大吏服前諸司無人堪

此惟台臺擇人而使之臨啟不勝仰望之至

來副使

來教都領得報巡道已有旨然須令照常行事候代無遂

閉門致播人心可也巡下南舂年值此殊爲可惜令人悵

悵人之意見自難相同但處此多難之時須大家克己相

下事有不可不妨相商耳不直行監軍之事甚是不但此

時軍中事原不可直行蓋將無同令若行之卒易倘有不

妥便難收回以後須事事斟酌當而後發則妙矣兵無用者宜去之而亦不可盡去前已奉告縣甲已分造火器解重慶已多想未查耳今再送去然須要藥好要善放之人不然無益幸亟查之賊今方犯貴州彼處告急所以此中無消息若其旋兵恐又至此今日防河守城乃第一義且無言戰兵既少又無將士兵豈可獨任必候劉將到議之巫山忠州之事竟是何如查實教之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吏兵二科

川人畏播酋如虎故提兵所至諸所要索無不如意奏民

起釁醸禍死有餘辜但執而與之則非法體及今不一言恐他日開門延寇習以爲常而大事去矣賊方壓境不便易官故議薄罰以觀其後統惟台鑒

莫副使

據巴縣報令人駭異陝兵總鎮家丁也何得有此豈以本官歷任遂不受其約束耶幸不大至狼狽然亦不可使聞於鄰國矣宜與總鎮計之法其首惡而宥其脅從明白處分威惠並行可也軍興之際凡事宜從寬簡不可過求不可稽延不可盡人之情不可斂衆之怨一不加意舟中敵國甚可慮也第一尤在糧餉今土漢兵應得糧餉不知已

給否幸留意焉

又

永甯衛掌印官一日而三告急查原文係七月十六日發者蓋即宣撫司文內所稱楊應龍差人守其隘口永甯之人遂驚疑而告急耳若謂總鎮計遣文傑或未必其爲謀之逕而遠若是且恐未可便蔟動永甯衛官也俟行查之據奸細所言楊酋似原未入國蓋我於重慶增兵彼自不肯斂兵入國此理勢之必然也造舡之說久已奉告今知劉總兵將到渠無同國之理或揚兵而出皆不可知若謂總鎮召其來令人鼓譟不知彼時總鎮何以自免妻子在

松九族在籍獨不慮從逆之誅耶今去之亦無妨但城中無一將官彼雖庸人其名位尚重彼處止一梅鼎臣又不知在城中否吳文傑來又不知勝似萬總兵否若以為必不可同處再急見教姑以兵馬責之道府而且令之同松候代亦無不可草草

萬總兵

三揭俱悉楊富等爭打軍中常事無足為意該道不日且行亦無足多辨也兵何常之有練之則可用逸之則生事在所駁耳火器火藥俱發守道應取用者用之然亦須有節算數行文支來不時查考若任其自支放盡賊來反無

火器矣各邊惜火藥如金玉各道俱有循環正恐賊來無備故也酉陽兵今在何處如在涪州則南川宜另摘發如已去南川涪州亦宜摘發但重慶非萬兵不可守恐亦無兵可摘須催邑梅烏蒙等兵耳吳文傑已留之永甯卽令用鎮雄兵若彼處無警亦可調來守江津也合江兵已足只將不堪耳已差催曹希彬將軍可再催之若再遲必須參處挐問不重處不足以警衆也卽以此意示之要緊在偵探幸留意無忽

莫副使

來教俱悉今賊方窺我虛實正宜矯情鎮物之時鄙意前

事既已可一切置之經營戰守庶不分心不然應敵舟中目不暇給恐不可聞於鄰國也萬帥已陞自當離任然又無不俟代之理彼雖住劄松潘但其移守重慶已經奏報且與劉帥為代自當在重慶守候者似難議撤且劉帥有稟帖來不日且到矣未有總兵敢加害道府者昨陝兵若毫有傷犯道府彼且身無處所即今亦且皇皇待罪並無他詞門下可甯心需之且與好相處無多慮也高推官並諭之强敵在前奸民在傍且彼五日京兆耳何事不能忍須臾耶同舟之情語遂過苦惟亮之

萬總兵

賊窺永甯兵勢甚盛吳文傑帶兵不知幾何川西川南兵原調雖多不知到者幾處且瀘合納谿俱近永甯俱宜厚防若重慶但有兵四五千外亦可發之瀘合等處相機進止或救永甯或截江口此據上流亦以防重慶也惟將軍熟思其便行之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職方　兵科

松潘近與火落赤爲鄰亦重邊也防播總兵必住重慶相去可二千里一柄固難兩持一人又難兩顧協守副將之設必不容已其人則須有家丁有威望者督光祖取其家丁臧延春馬孔英取其威望惟台裁擇用之播賊近雖撤

綦江之兵然又留屯境上修倉積糧將以肆我邊播州縣無所不應防無所不患寡今所議設先後八將人各三千纔二萬四千耳若川兵則更倍其數亦不足若秦浙之兵則即此亦足以守矣更益之以川兵土司兵即剿亦舉而措之耳兵或調或募久近不同終須必至惟糧餉無處急宜蚤圖解陝邊每年十萬借滇餉尚欠二十萬若秦中免解滇中補還目下尚可得三十萬餘再議處惟台臺留神主持爲望蜀民已在水火若黔民則旦夕虀矣需時耳此時此地榷稅開礦亂已不遠可更速之乎急行停止非獨保二省亦以爲天下也更惟台臺留神主持爲望

少司空趙儕宇公

人來承教娓娓千言臺下之爲桑梓慮何其切而爲不佞謀何其忠也賊初破綦江若疾走渝城半日可下今則萬萬不能矣此所謂社稷之靈而臺下之庇也不佞久欲至渝但該鎮道先以招撫紿賊已緩其兵若復至恐反速其來謀之按君甚謂不可故且俟之若大將到客兵來不佞卽建旗鼓而臨之恐釜中之魚未有不授首者第未知天意何如耳要之廟堂主持一定凡事無不可爲何況小醜則惟臺下從中圖之此賊若再寬假數年之內且無西川何況渝城此不佞實言非倖功而漫議也今日川兵必不

可用蓋從來征討止用土司川兵原未見敵又爲逆酋積威所刦心膽已碎昨發之戍守將領面無人色軍士欲投河而死白石口綦江之事可爲明鑒土司兵多持兩端且亦非苗兵之敵然則不借客兵何以了此在宋吳氏兄弟用以抗金蓋緣百戰之餘人久習練若今日卽曰倘練豈遂堪用蓋兵士練膽爲上練技次之須上陣數番自然膽壯若只在教場中操練卽三年五載亦無益也故調秦兵浙兵取其經戰再調滇兵廣兵浙兵取其與逆酋不相連有外兵則本處土兵亦無敢持兩端者然後人人可用分道而進賊不足平矣夫兵貴拙速未聞巧之遲也大兵四

集如山壓卵加以懸購內變必作罪人一得大事即了若
曠日遲久且有別變不見近日諭城兵變乎滿城文武如
林無一可倚武官則臨大敵而猶爲鼠竊狗偷之態文官
則馭大衆而猶行苛察徼繞之法季氏之憂不在顓臾直
令人仰屋竊嘆耳業已具稿會諸公大講兵餉不日疏至
惟臺下主持懇懇
來副使
賊向貴州偏橋等處一爲虜掠一爲招生苗以防我新將
至而援戰此理勢之可料者永甯告急已行敘府發兵援
之必不可分重慶之兵援永甯也彼亦勁敵豈易下哉承

教言戰太易非吾所望無論萬帥未嘗經戰卽慣戰之將一手豈能獨拍哉諸裨將原未經戰又膽落於賊驅之強戰必有他慮則西南之事去矣僕所取戰將非久當至今但自守彼必不敢深入卽深入而我亦有兵相機戰守卽不大勝亦不大敗也但目前不至大敗後圖之易易耳門下初議甚妥故僕敢以重託乃今輒不自堅其說當由爲不知兵者所迫耳凡用兵宜智深而勇沈不萬全不發若徼倖一切爲少年摧鋒之計僕所不取望熟思之總兵有文言衣甲器械火藥之類一不給與而止責其戰彼豈能空手向敵門下胡不一料理之也南川之守以糧爲主糧

不至則兵不能久土兵一失其心再不可用矣慎之慎之

又

我兵尚少且新將未至又無慣戰之裨將決無擄苗兒网之理總兵若至南川則重慶人心恐搖亦非計也酉陽兵亦自足守南川平茶兵再調來亦足以守涪州但平茶續調兵急難卒至若酉陽兵已至南川尚慮涪州之單弱即於重慶城內摘撥一二千亦可必不可多摘矣酉陽與平茶邑梅有無嫌隙若有隙可令解釋小嫌以成大事無則已土官須奬藉之乃可使也此外惟江津可慮已調史文傑帶敘州兵五千去但未能即到只得俟之此時只可守

尚未可戰再俟月餘則可以戰矣兵將俱無足恃不可强

逼之戰愼之愼之僕欲東而司道以爲未可試相議以爲

何如草草

萬總兵　來莫二副使

向云置守宜自內而外謂賊已斂退不宜動兵以挑之也

若賊欲發兵據城卽綦江亦不可令再入況南川乎彼雖

空城亦是縣治賊若再入卽是又破一城本部亦無以自

解況鎭道乎原議梅鼎臣守南川吳文傑守江津久奉詳

允彼時無兵故止託之江上應援今有兵矣文傑脫身永

甯鼎臣藏身重慶有將如此何所用之今宜令鼎臣領酉

陽續到兵守南川文傑仍取同守江津綦江俟吳日信地一失自有正律不相假也本部亦不日東矣

內閣趙沈二相公　楊后翁大司空　工科

川民之苦大者乃在採木即播酋亦不是過蓋播之害有方有時木之害則家戶被之所謂殺人以刃與政無以異也二運幸完皮毛俱盡獨有骨耳重以播事骨化形消其何日之有若更起三運其有人乎即使鬼爲之亦勞神矣今木運已多殿工未起少停之以待事甯似無不可以天之靈台臺之庇萬一徼幸逆賊就擒夜郎千里不啻鄧林驅遺民而斬伐之杞梓楩楠將蔽江下也即十殿又何難

為天不遂亡蜀安知不有是事爲民請命不自知其言之
文伏惟台照幸甚

萬總兵

楊正宗是何人所探報何若此眞也彼中人有可以爲偵
探之用者各以名聞有出入賊巢久者遣一二人來面問
之賊欲甘心承甯必有一戰向日吳文傑勃勃欲以自見
近乃寂然豈所謂見小敵勇大敵怯耶便中示之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部議賞格極爲妥當然此時大將未到客兵未齊賊之死
黨尚眾未敢懸也兵將齊防守定一懸示而逆黨瓦解矣

內有一二未備及行兵節次賞罰謹酌議具題俟可懸則與部議一同懸之若機會可圖卽旨未到亦徑懸之一兎在野未知竟死誰手然恐必不能出於諸格之外也湖廣既有總兵監軍必不可已自別省來不能卽至故求於該省用之統惟台臺垂察允行幸甚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東征諸將不爲無功然亦史策所時有也此曹遂矜而自功不可嚮邇若在定三秦收兩京之上者劉綎十步一息稱疾稱苦百般作態今且入蜀姑寬之以覩其作用曹希彬尤而效之徘徊江上隱居放言自以爲常勝之家未聞

臧官馬武以此向人也況尙文不處則候代將官無一可使童元鎭似是畏賊但事在目前更之反遲故且抑而使之亦竟未知其作何狀耳逆賊亦無甚遠略但其自爲謀者忠而諸將爲國謀者不忠不威不懲中人常態惟台臺垂察幸甚

來副使

酋又差人來具文其意益不可測其詞甚卑蓋緩我而欲突出不可知更宜嚴備各處城守宜百分留心南川糧宜早運之恐其斷吾道耳烏蒙鎭雄兵當再催之天全兵亦加調陝兵亦已將到出此月則百無慮惟目下極緊要須

日日小心不可時刻懈也冉御龍凡有所請皆勉從之以示鼓舞須令其守法束衆乃可冉大周行奬須該道有文可也酋今次差人仍照前押送來不可發之夔州反啟其疑前功盡廢矣行且再有文去諭之此不一一

劉參議一相

永甯一向警急不敢開口撤兵今欲撤回二千想亦實不得已彼既有急我不能助而反留其兵恐失其心且兵皆念家若永甯不守則五千人之心盡搖矣彼既欲得二千即以二千付之合江之衆近萬去此一千不爲少惟建武兵一千昨已批令楊敏政領去今既永甯兵分則此兵不

可再分並敛政且留之合江若恐曹希彬到而彼之江津則呈一詳來留其兵或只以三五百付之可也蓋以川南之兵將守川南自是當然耳王繼先袁年皆觀望之虜合江人與之有親者甚多可説之令歸我則賊自不能越而過合江此一著勝兵一萬可急圖之賊十月內必犯永甯謹備之草草

又

永甯兵所藏非奸細前有文申辯頗明今二家見相讎殺尚恨推不出何故若欲推出何難將領懵不曉事一至於此眞是可恨須鎮雄兵到可議之也賊前為永甯所敗今

治兵不已殊有可慮永甯兵雖勁終不如播兵且攻守之勢不同若併力一處則不能當矣今宜急助之守吳文傑欲撤納谿土兵一千可以發之近又發敘兵二千守納谿矣又調敘兵三千先欲守永甯後以永甯無警改守江津今永甯復急只得兩顧且發一千於江津而以二千發之永甯其兵爲程試所領今正在起行可分也即與敘瀘道言之今日是川南大關係永甯不守則川貴路絕不可不慮袁年之父爲賊磔死渠恨不剩刃其腹以中國不能庇之故不能絕之耳王繼祖之母袁氏即袁年之家女也袁年與王繼先爲姑舅之親去年二酋所以不破五畝堡蓋

王繼祖之情分耳今宜以繼祖仍守此地郎令招二酋內附能招來則繼祖重陞用之二酋不附賊則合江安矣可急圖之田賦方在重慶同當發去草草

李參政維楨

初冬舟行木落水平三峽失險亦自快事來教拳拳地方事深感招兵憲牌之說更無影響此中人多造言近有爲不佞懸購逆酋一檄文理亦不惡傳之賊巢逆酋爲之落膽具文乞哀可爲一笑酋未反時原是一土司久住該府郎士民與之往來亦自常事惟今年奉旨以後乃爲賊耳何得追論往事令人人自危此葢舊巡道無大度而好深

求流禍至今可恨也便中幸爲明之

來副使

逆酋又差人來具文盡爲僞檄所嚇耳此何人所爲亦大有意惜世襲總兵之說露出脚手遂爲賊看破大抵此時賊知無生路恐當出而一逞宜嚴備之不佞又恐劉總兵初到我兵未齊未可即與之戰再爲一檄以緩其出試爲一文覓一人達之綦江人自有願去者只令無洩吾機事可也去則言其差人送來省下審問矣若賊無變動狂逞之形前檄不用亦可須相機爲之但可緩賊不必避嫌也

又

承教各款種種皆實川省要著何門下練於兵事若此不佞自是得一右手矣諸所經畫有已行者有未行者今郎圖之惟進兵不宜速尤爲老成之見川中文武兵將上下無知兵者彼爲欲速之說非有成算蓋無兵則厭苦有兵則又厭兵郎今當事中亦有若此者何怪其他乎金城屯田坐困先零今若守定此賊亦可坐困何用急急也

莫副使

昨守道文來亦恐分布不周故行查議今得來教亘是環則有餘分則不足此二語者足以盡今日之兵勢矣綦江已破之城目下自難議守南川已空亦不須急江津宜發

兵第不知近日復有調到者否武隆彭水去播若是之遠該道何以急之豈以水路近乎今守道至渝幸開誠共議此同舟遇風之時自宜若左右手相扶者苟可善事不必自已若應見教者不妨走使相商苟有不可即十易之不為過諸葛武侯不云乎違覆而得中若棄敝屣而獲珠玉刻印銷印豈有成心僕所患者諸公雷同附和事後則謂事有所主原不自我若違覆則求之不得者勿以為煩也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衆益願與諸公共勉之吾輩學問正須今日多難之時用之耳草草

李副使廷謨

合江江津俱屬要地三千兵恐倘不足爲守非多也宜急發行糧令速赴信地逆酋駐兵境上向往更不可知倘其以虛文緩我而突然復起何以應之地方生靈可念錢糧無足深惜聞合江募兵以無糧大有怨言宜早爲之處若必不可用不如揀退如尚可用須給之糧遲疑不決一有脫巾之呼事更多矣幸留意焉

田東翁大司馬

前於陜西調兵方有虜報李㳄翁同書以爲必不可借其詞頗決不佞計無所出只得議募其實募兵甚費甚遲洛㳄已悉且今之酋所招苗兵頗悍而鳖召募烏合亦難取

勝必須慣戰之將慣戰之兵一戰破之則土崩瓦解內變必作自成擒矣欵之雖不大勝亦不大敗兩强相拒尙可就中用計終於取勝若再有差池則氣難復振大事去矣不佞所以必欲用秦兵用浙兵又欲用見兵與戰將蓋以今之時非可嘗試之時今之事非可嘗試之事也延綏甯夏二鎭已允發三千三百若餘三鎭每借一千便可了此但不佞一借不應難於啟口若台臺肯賜主持實為無量之賜不然雖有召募耳其浙兵山東兵東征兵亦均乞用原營見兵一則有部伍可戰一則有糧餉止支行糧尙可省費而行糧坐糧又須照內地調兵事例議定題請發下

若照征倭例則不能支矣耍之彼遂征㢲國事自難相比也蜀因無兵餉亦不多而黔中更束手無措目下以太倉如洗內帑難望故凡請留秦餉取滇餉其實秦餉倘是實數滇餉尤在渺茫且即使俱到亦不足用俟於黔楚查來然後再請或太僕或內庫必須先請發五六十萬乃可濟事夫兵槪揣速未聞巧之遲也兵餉已集我氣正銳彼氣自奪就中取事不三月而事可決矣若曠日遲久師老財匱其費更多且有他虞不佞熟思其便乃以奉聞伏惟裁決更乞秘密勿洩爲望

莫副使

永甯爲川貴要路永甯危則兩省之路不通而川南可以長驅故救永甯亦以自救也重慶若有兵可守即發二三千往無妨但重慶之兵似亦不多空國而援亦有可慮此在該道斟酌之但城內留四五千人餘即可往也幸以此字與總鎭商之若不能往永甯瀘州合江納谿之防亦宜增添防上流乃極要之著若賊已破永甯此著尤不可緩統惟相議行之事機間不容髮斷而敢行慮審以動此兩者不可一缺也草草

萬總兵

聞賊造船此有兩三次信到乃的信也此其意欲何爲欲

夜渡以襲城乎欲逆流而上分劫各州縣乎宜嚴偵而預
防之緊要處用大礮打碎其舡則無能爲矣賊遲疑不發
此有二說一則因有招撫牌還望寬釋一則亦以緩我而
彼突然水陸並進以取重慶或流劫內地也旣已通使不
妨開誠諭之令就牢籠因之而修實備此皆兵家要機細
作偵探尤爲要緊惟將軍圖之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初龍入境後得酋進兵之報知其自分不赦逞於一決也
時兵將俱無虞有失陷因行一牌於該道令詰責之大段
言酋雖奉有勦旨然部覆尙欲行勘此其人尙在死生之

間今何爲稱兵犯順自投死地併其一綫生路而自塞之
是何人撥置伊有何冤情查明速報蓋假示撫形以惑亂
之也文至而綦江已破且盛言必取重慶該道不得已仍
以原文諭之總兵又以一旗招之酋雖知非眞然不無希
望遂亦具文往復遲疑不進者數日而我兵近渝者漸已
調到酋知重慶難下只須止兵今則兵到重慶者業已滿
萬攻不足守有餘矣使酋當時長驅直擣全蜀可虞今則
門戶已堅堂奧益固亦天之不欲亡蜀也但蜀兵脆弱土
司兵觀望戰固不能守亦難久若酋再以全力持久坐困
一城終屬可慮必須得陝兵浙兵乃於戰守有賴故川人

望外省兵如農望歲不知今已得請否惟台臺亟神是禱
酋先年原無逆節亦無遠略惟邇來我所以處置者全未
得宜勦一番撫一番皆爲彼增一番兵力長一番雄心今
則公然有不軌之心萌割據之志矣諸凡上下文移舌劍
脣鋒總是反書無容更僕幸今方內少事得以專力圖之
若以天之靈滅此大憝而後朝食眞爲潛消無窮之禍而
宗社生靈之福也查先年蜀中都蠻叛逆成化時程尚書
信征之用師十八萬而無成功萬曆初曾巡撫省吾征之
用師十四萬乃克平定今播州之險不下九絲應龍之狡
十倍都蠻三省用兵非十萬以上難以奏效總之蜀六萬

黔楚各三萬再減亦須十萬更減則非十全必克之道矣俟兩省總兵到防守已固方可上陳今則且只自守無暇言勦也錢糧約用百萬川湖二省或可搜括貴州空虛必難措處從來貴州尋常兵餉取助川湖今兩省亦在用兵難以他餉查雲南有原借四川二十萬今雖議允發還貴州恐彼處一時難以如數兩廣福建庫銀尚有積餘一處借十萬則貴州方可足招兵之費此無論攻與守皆不容已者也伏惟台臺垂照

來副使

川兵近京已行鼓譟此自難用去留任之不必問也易動

難安原是土風於通州每人領糧九兩豈曰不厚即如近日忠州之事又誰激之總之逆酋造反無人治之衆遂尤而效之耳分布事仍須門下至渝與鎭道合議之巡道之意重在守重慶以固根本亦是正論今日之守宜自內而外賊乃不覺不然內地無備突發多兵守綦江賊以爲且進勦合兵來攻又成往事矣故今日之兵宜厚積內地待各處皆可守而後一齊去爲宜總頻與鎭道議行糧餉事且照此中例給之彼無說自可相安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若欲從厚兵尙多事倘長將來何以給之用兵即不宜計餉亦不可太過如東征之餉太多今內地遂難用

兵若當時爲國家遠慮亦應再有斟酌耳聞酉陽兵所過甚是騷擾已刻告示發禁矣經過之處該道自可禁之查舊無土兵經過犒賞事例似難開端若必不容已試議一規則來看何如平茶司兵已行文矣

劉參議

兵無餉一日亦不可用況土兵素非吾所優養者乎前道調兵至境颺去不顧遂耽延數日可爲深恨昨已行藩司解銀五千至可均給之今再令發去以後宜先來呈請莫待臨時也抽兵銀今已抵正餉宜嚴催之川南一帶把總等皆報有兵不知何故宜細查之如果堪用亦令在籍候

調如不堪用即明諭解散無令聚之一處生事逆酋即借兵水西水西亦必不應彼雖土司亦看風勢未有事已至此而猶甘心為賊用者瀘合一帶秋糧即可令收本色以為軍餉前已有行宜查之合江以萬人坐食一處恐米不給即有銀亦無從置也幸留意焉

來副使

烏羅請調未諭眞僞且答之曰即當達之軍門爾但整兵聽調然後再查可用方以見教也此土司既屬銅仁自當聽貴州調用彼所以不投貴州而投四川者以貴州作事甚密全無征討之聲而四川此機已露耳彼所謂不可力

敵宜以計擒者亦曾問之否天全兵已到一千見守重慶永甯兵已到六千見守瀘合烏蒙調在後其到雖遲然無不至之理若平茶邑梅之未至或是未發行糧耳重慶道府一向以事急倉皇諸事多無頭緒又益以文武不和其精神全用於構訐軍事益疏從來給散錢糧無一字相聞昨屢查之方造一揭來則已費過數萬尚有二萬復行藩司以二萬解去矣大計已決非自今日但舊將難倚新將未至苗劄兵境上酋亦久住松坎若更顯行益復激起只須且如來教所謂強爲鎮靜收拾民心而已水西別有施爲此後必不爲賊用水西之母鳳氏非田氏逆酋之妻則

田氏也初意此費可百萬今以川東已事計之恐百萬猶不足即以百萬論此中官帑或可借湊其半楚中向無積蓄恐不能也久已行查尙未報來必須該省有文方可具題自難急如意耳目今所調各兵無論漢兵不可用即土兵亦非播苗之敵兵將不齊決不可妄施計策露機挑釁目今急務惟望門下速至渝城調和文武分布兵將偵探賊情稽查錢糧即對重慶人只以防守招撫爲言彼中人多有爲賊耳目者嗣有機宜時時見教酉陽兵恐無一萬之數不知亦有三五千可當鋒者否各處城守要緊恐賊以劉綎將至而突出以示强耳但新將至則我氣自壯賊

氣自奪方可漸須圖之目今正偃旗息鼓包羞忍恥之日
無亟亟也此字秘之秘之

洪副使澄源

西南夷見播酋無狀尤而效之其桀驁反覆無足異者今
但當專力楊氏楊氏滅則諸夷膽落矣安酋廢驛供之額
漸不可長此酋今方歸化可乘此切責之令必受命渠惕
於大義當無不從不然此中道阻則兩省之軍機滯矣幸
留意焉永甯與賊爲讎可使以義若門下一臨其地則綢
繆益固不止自守漸可圖賊矣赤水烏撒皆賊後門不可
無防也恩恩布復不一

劉參議

賊有必犯合江之勢已行劉帥摘重慶兵三五千援之益以瀘州援兵不下萬三千人陝兵且至即催之前去賊三萬乃其虛聲此時不敢空國而出也惟益勵二將併力固守但得完城即以功論幸嚴諭之袁年王繼先各差人來投文已密給以照此終得其一臂之力者但目下不可令其明來或陰納其質可也鎮雄兵初三日發此時當至須再催之賊若至合江則瀘州已震於鄰兵亦不可全發去須酌之其吳文傑亦當上援已行之矣

楊小林少司馬

西蜀不天逆賊爲梗計無所出告急門下蒙慨然允許感己刺心嗣見樞府不允以爲別自有意未敢再瀆乃蒙高懷雅誼情急在原特爲題請假大將之權發出疆之旅此等舉動卽當古人中亦不多見況今世乎不佞龍誠與三巴士庶骨刻而心藏之非諛也主上急於西顧大疏料無不允得旨之日卽乞發行馬帥統北兵劉帥統南兵兩路並進更與湖貴二帥夾攻賊眞釜魚机肉耳微天之幸倘得殲此逆種再造西川門下功當爲第一岷江如帶峨峰如礪榮名休問甯有極哉使旋先此復謝自棧道而南敬肇牛釃酒以待義旅百惟蚤發爲望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科道

近見邸報都下之人皆咎龍不東保重慶此蓋重慶之人之過計而不知今日之事別自有急保重慶非所急也夫重慶川東之根本也無重慶則無全蜀豈曰不急顧重慶天險也但得三千人無不可守者當龍未入蜀時重慶之中奸細滿眼更無一兵一將足爲守禦此則重慶眞急矣乃龍一入省卽令萬鏊馳入其中且令先拏奸細一日而得十六人撲殺之沈屍於河其後賊下綦江以無內應尙不敢直攻重慶況今日乎今重慶之兵已萬餘矣不直重慶合江南川江津瀘永諸處急者萬餘緩者數千皆有備

矣賊犯永甯而不利聲犯合江而竟不敢尙復慮重慶乎蓋保重慶者賊下綦江時之要著而非所語於今日也當賊下綦江時龍即欲入保其中念目下兵將皆無即賊來不過嬰城固守而已賊若以輕兵綴重慶而分兵犯鄰播州縣彼時羽檄不飛應援路絕何地不可攻何城不可下大抵固守一重慶則一總兵有餘保全各州縣則非總督在外調度不可當其時龍尙欲至近地調度會鎭道事急以招撫紿賊龍亦行牌諭之賊遂遲徊不進龍復以計緩之賊信之遂不即出龍若東行更速其叛是以止在省城調發而不復東也賊以六月破綦江至七月而重慶之兵

已足以守至八月而各城之兵皆足以守今惟不足於攻耳故前此之急在守後此之急在攻守則宜隨方應之攻則非先於省城料理不可蓋進攻之具如火器火藥綵甲架被弓箭槍刀之類向來百無一備皆於省下開局製造以至買米買馬運糧諸事皆須與司道面計朝計定而夕發行日日督催時時稽考則一日可有二日之工急急爲之尚恐年內不齊有誤來春大舉若東駐重慶文移往返耽延日時外疑賊而內誤事何益之有今諸事漸已有緒若再遲時月而東可以萬全但人言紛紛更不移駐恐言者益多更駭聽聞已於目下東發矣夫都門議論自是難

一萬里行師亦不必一一求懸合於遙度者之口然不明其所以則外議紛紜終勞神慮故須曉曉自明非得已也龍自入川來兄死於家妻死於任衰親懸望以日為年含悲茹哀形神欲盡恨不滅此朝食早釋重負乃外議尚有短長此以知舉事之難矣龍止為其所可為不復置辨然不敢不盡於台臺伏惟台臺垂察終賜主持龍臨啟無任瞻望之至

張監軍楝

來揭所言種種當機僕懲於前人輕敵之害故凡事詳審而後行之然詳審之過未免有傷於猶豫者亦自知之得

教吏覺爽然甘言疾也至言藥也方以爲幸何謂不忌乎
奏民之言不可全信彼半爲將官遊說者且前人以誤信
喪師今安可又墮其計况賊方以奏民叛主爲詞而我率
奏民以攻之師直爲壯曲爲老彼死亦不服也火器之類
向來此中文武無一知者即付之將官亦無益今幸北將
多來可委製造鳥嘴藍蒜目下齊即發矣賊欲犯南川兵
已劄東璵過瀘合少住即可東趨重慶與劉帥共議戰守
且須相機未可輕敵也草草

劉總兵　來莫二副使

賊劄兵南川想欲入犯須相機禦之彼來攻則極力戰守

彼若只防守亦不可輕犯之恐爲所誘也今將軍初至須萬分審慎第一保地方無虞方可圖賊若少挫則氣難振不可不加意草草

劉參議

聖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中人不知兵只聽奏民及投募者之言謂賊易與遂頻年以此敗事眞爲可嘆然賊又未必眞有二三十萬戰兵也蓋賊大衆自不下二三十萬此是通男婦並虜掠之衆言者未爲實數而精兵則又自有數今言彼人人皆以一當十亦未必然也大抵極富强之國亦不過戰兵十萬精兵二三萬而已賊勢大約

如此今我須以十萬精兵覷之四川並湖貴分六路並進一路止二萬不啻倍之我能六路齊心賊恐不能六路齊心應之我即一二路冇利鈍不損大勢賊若一二路不利則事去矣此猶是兩敵相當道其常耳至於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臨時懸購一張彼衆日減我衆日增豈遂相持到了乎川南兵五六萬亦無不可再多則無用處近見募兵數亦多但不知皆可用否器械精利否舉事之期不遠須著實加意兵不在多亦不妨多若多而能一舉成功則費反少更妙在人耳今川南募兵調兵更幾何須以實數開來山東所調來亦南兵非山東人也曾希彬陞真否見

報當有文去此不一一

徐僉事

不佞初入蜀時京師人即寄書來言劉帥不可用爲其生平好以虛兵冒厚餉不得則騃之鼓譟以挾官府若用之後必有悔不佞以爲在遼左時曾見其人恂謹恭順略無跋扈之態此必有欲謀其總兵者所倡言耳不之信也比至蜀見其條陳內首爭糧餉甚以爲不宜即以書達之令無照朝鮮事例爭餉以惑軍心後其家人來又丁甯之不知其敢稟之否乃按院已參之矣今又有此奈何不令人以爲口實乎既稱宰牛歃血祭旗飲酒亦不必查究但恐

都門聞之又有別說則不便矣渠父子世爲總兵富貴已極武流側目奈何其不自謹敕也人多言其兵無實數即從容選補亦自無妨不必一槩多招無頼之人以致生事起釁則連彼亦收拾不得因小失大豈智者所爲乎因指摘以自表見方是有心人所爲古來眞正英雄豪傑必自戰兢惕厲中來若照以前一片驕氣豈但無福必且有禍門下旣與爲同鄉宜盡言相告以實成就之無但爲諛美交也近日渠有文來言據各處報兵五萬餘請俱發行糧調來選三萬用不知此二萬發回能保無鼓譟刼畧之事否此亦殊欠思量又昨該道所呈軍器冊內馬兵三千步

兵七千其應用器械多至三萬餘如鳥銃三眼銃钂鈀狼筅長槍之類皆一人不能兼二器者不知是如何算來以後皆細與斟酌之時日無多須件件踏實乃克有濟也既有此一番渠須緊緊做之剋期見效則因敗爲功乃其終身受用處是在門下夾持之耳不盡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初下綦江若長驅直擣即成都亦且不守無論重慶當是時更無別策惟有招撫耳龍故行一牌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進剿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勘此其人尙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尙有可生之路

令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强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令傍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斂退盡數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猖獗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即便差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兩國交兵不拒來使况彼原係土司平聞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又牌前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勦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勘是朝廷尚未盡絕之也轉禍爲福正在此時本部院

入境意其必囚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令其無故興兵隨處屯劄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陰謀已重令必欲併一線之路塞之而彼不知耶即應調兵行剿但恐朝廷德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入如盡同巢尚得瓦全若復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自文合再曉諭為此牌仰該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倘彼有不白之冤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弄干戈自取天誅該道速諭之毋違賊初已絕意於撫後見此牌雖不甚信不能無希冀焉遂撤兵回而以文來訴冤且索奏民屍棺之類其詞甚驕倨龍批云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

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覯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尙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已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既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眾歸巢靜聽處分尙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會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賊得之以爲兵部眞有開豁之意遂差人行賄本兵而靜以待之不復出矣重慶鄉官又恐破城報到必有嚴旨賊復興出具書該道令龍設策彌之且請龍急入重慶龍謂前任總督一意行撫故可徑駐

重慶今龍若徑駐重慶彼必來求實撫何以待之許之則後難收拾不許則當即狂逞即重慶可全而各城難保矣故爲一書答該道云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剿旨亦未必拏定必剿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剿而閫外之事原不中制曩不佞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酋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斂師而去即此數端尚有可撫之機酋兇悍不顧未必知此

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啟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酋復狂逞亦未必然諸酋若有心望撫即有嚴旨不動也那崑翁來時何曾無敕旨何曾畢竟剿得成我我等侯倆彼豈不知耶大抵酋若從此斂戢大家尚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酋亦不信我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致意倏兵餉稍集僕亦欲東當面請教此不一一此書總是假話只欲賊仍令該道徧送鄉官看之故洩於與賊相信之人使達賊巢以爲爲伊調得上司私書也賊遂深信不疑亦時時以入犯之虛聲挾我而竟不出各城遂皆

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今則賊雖已知知必𠟭然兵餉已集自可無慮且賊終爲前私書所惑尙以節來旨意爲挾撫也酋近日謂安疆臣曰川貴軍門批我文書意思甚好我且待之此可知矣蓋龍之所以一向不東行原爲一東行則賊即出重慶雖無恙而別城可虞不東行則賊不但不敢垂涎重慶卽各城亦且不敢輕犯歷觀自六月以來止四張虛聲竟未敢一攻城止一犯永甯耳以永甯係土司故也今報欲犯南川亦不知若何然南川自綦江破時人已逃盡庫獄皆移已爲空城但恐賊據之故以二土司萬餘之兵守之卽來亦足相當若重慶則萬萬無慮今者目

下且入重慶明彰天討以前伎倆可不必用亦可不必言惟是一向苦心緩賊形神欲䝉其不即入重慶尤是緩賊要著而外人不知內有招撫紿賊一節恐滋多口又未可明言於人乃今言者不已不得不盡白於台臺亦欲台臺知賊之愚終可以計滅也今播人聞調天下之兵駭懼無地龍復密行招誘賊之心腹牙爪半已外向大兵一集必且瓦解向非借客兵聲勢不但賊不懼即其左右親信之人亦不懼即有奇計將安所施此則在廟堂主持無爲傍觀之說所搖即賊不足平矣伏惟台臺垂照臨啟無任瞻仰之至

徐理齋中丞

應龍小豎子耳何能知兵知兵則不反矣一彈丸之地四周皆王土大兵雲合懸賞爲購郎左右鄰比當有爭先攻事者必無幸矣所恨以前當事不畏之如虎則視之如無破壞決裂以至於斯今一旦而欲剗刈蘊祟之豈可以旦夕計效哉初以招撫綏其出利用靜繼以大兵懾其心利用多本地之兵不可使須借外兵之慣戰者此必不可易者也弟不即入重慶蓋假撫綏之俟兵積耳乃都門不知便爾嘵嘵來教決之於心委之於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仰承雅愛簡發兵將感何可言人旋先此復謝

張監軍

劉帥有志立功甚善既有兵一萬三千即於土兵及見兵內挑選一萬七千何不可之與有必欲一一自募乃爲可用乎信陵君並將六國獨何人哉斯其故不可知矣昨已有字許之只慮其言之不效不知異日何以相見也代生員書並諭賊文俱佳而答書尤妙賊得之當必欺其下人而求一逞不可不嚴爲之防彼不能遠出只令以大礮爲守且莫與戰彼自無如之何懸賞告示文冊俱備只以偏橋無兵故少遲之恐其計無所之四出刼掠耳須數日後可懸今當先發幾十本去聽密行之可也此中將領畏賊

如虎又往往爲賊用他日進兵南北二種將官倘費調停須面議也諸可爲間者不妨用之仍一面報知庶免掣肘不然鄙意且欲令王永興等爲間而諭文已若此若不知不誤事耶來教所謂偏裨用間必報主帥知之有味乎其言之也南川之守宜與劉帥議之須得一健將而又知進退者可亟商之永甯自守其地不應給糧昨照五路防守各發五十金犒之亦自足也揭內言請兵添語並呈覽未見何語豈遽之耶

楊濟寰中丞

海內之兵如雲而至以天之靈臺下之庇逆賊授首當不

遲矣惟是廣西狠兵一萬貴州恃以爲命者而迄今杳無音耗坐是四川亦未敢進兵犄角之勢不全亦兵家之所忌也事一日不決則巴渝之蹂躪一日未已臺下爲桑梓計當必有惻然動念者望刻下督發仍令遄至黔中官帑無一錢戍兵皆待哺外省廣西所借十萬尤須發在兵行之前不然一至脫巾不可言矣總之兵餉皆須年內外至遲則害事不小萬懇萬懇

劉參議

鎭雄兵果是如何若果不受節制不妨發回不然平時擾民臨難不用命何益乎烏蒙兵若更甚亦可權宜阻止近

新報黃郎馬氏兵多至八千永甯內司兵昨已認二萬已令整備本地再加選募亦可得一二萬則安用此土兵而令之爲害也曹希彬初時高臥夷陵投揭言事謬自貴重以爲將三十年身經百餘戰未嘗敗北今以常勝之家難與虜敵故不敢輕進僕惡其誇詐無禮已參令待罪管事今即陞恐亦未得赴任也近細訪之言其人平時溫和小心不類此等舉動然則前揭乃代筆者之不知事而彼爲所誤可爲一笑且聞其在永甯久甚得人心且知夷情故令之來標下與計事欲別委用之可即以此語之庶彼心安耳王夢吉亦知戰否申于朝眞可用但恐亦非戰將也

卽具文來留之可矣

徐僉事

賊有何兵妄稱百萬獨不慮五十四里之人笑乎知其方寸亂矣困獸猶鬬須防其突重涪南江武彭一帶皆宜嚴防主將索賄土官不可復用宜就近擇人代之已批總兵矣不俟目下卽東諸侯面盡

支筒亭中丞

承教應天鳳陽二撫院不肯發兵想吾兄調兵時二院未見俞旨自不敢發非獨不肯也然弟亦尚未見俞旨若果有旨發兵彼自當速發來無待吾輩之促矣今吾兄但當

備餉以待之若無旨吾輩强之亦不來若有旨吾輩不催亦自至也若備餉而彼不來則餉自有用不爲虛費弟俟到果有旨方促之不然亦任之蓋今已遲即來恐無及也昨弟恐誤事已發旗牌二次於永順調兵七千保靖調兵五千計冬底春初可至偏橋乞兄亦差官催之仍一面備本折之餉此外再調募二萬以上共足四萬則足用矣進兵只在正月萬無再遲之理弟目下即至重慶乞兄早爲陳璘即未至弟已行李應祥代事若不來即參之幸以語之可也部中既允加編則已有項下不問何銀皆可借用近又有搜括庫銀之旨乞將應借用銀作速解至沅州等

處以備軍興不然恐以爲無礙而括去則愈難矣此目前要緊事也無論代事及正總兵並督餉監軍等道若年內不至沅州偏橋等處弟即恭之乞亟行知會萬懇萬懇文武官雖至而無兵兵雖至而無餉兵餉雖集而器械火藥等項一有不備亦害事決不可再遲昨湖北守巡道文來皆支詞謾語略無實事弟固不敢強人以難亦何肯坐受耽誤藩司亦數米而炊不見所發何銀所借何項恐賊以川貴有備而衝出卽利害不小不但不能成功而已竊爲兄慮之恃在同舟特以奉告弟六月至今日不暇食夜不交睫亡室有病而不暇治專爲一播事耳惟兄留意無忽

史副使

糧運事昨略一計之米一石夫三名十四萬米應用夫四十八萬不覺驚駭此輩累累道途集之東南二處何事不有甚可慮也且只爲三斗米而奔走一人於數千里之外計費人可三金又當以百萬計此與採木不同彼散而此聚彼以歲計此以月計故也因算常顧之三月運三四回則一人當運米一石而人可省三之二但不知有無妨礙又思之或只派於近播府縣如重夔敘瀘而遠處徵銀貼之亦可又不知人數可足否不虞逃散否此宜亟議過馬上差人來商量事已迫不可不早也見在米俱宜從水運

至重處二處宜嚴催之不盡

劉參議　莫副使

兵旣集行當進攻糧運急矣督餉道派夫運省固是有把
拏之法然來途甚遠運米甚少所謂三十鍾而致一石且
一省騷然多人駢集甚未便也今欲派之近處恐多則民
不堪欲募之近處恐無著落而易逃竊思之播事一日不
了則近播之民一日不安則調遣兵以進攻而驅近民以
運餉亦未爲不可也如近日合江南川江津綦江之民皆
欲聯什伍爲守夫守危事也而尙甘之若止令運餉則其
樂從可知鄙意欲鄰播州縣募民爲運最邊播者令出夫

最多稍近者次之最遠者免之其夫或稍給以食米之價大抵川南運夫可四萬川東運夫可六萬每夫一日與之行糧分半或二分此可行否若可行門下即派數責成之此造福全省非細事也事在燃眉幸亟留意古人云寬一分民受賜一分今日寬一分民受賜百分奈何不加之意乎懇懇囑懇懇囑

史副使

轉餉一事僕連日思之當食而廢箸當寢而起坐古人云憂心如酲憂心如擣此之謂也夫以四十八萬人而聚之二城之下進兵無期宿食何所進兵有期錯足何地其爲

不可行明矣今減爲十萬川東得其六川南得其四亦尚覺多然難以再減矣但夫來太遠則費亦不貲夫來太早則費亦不貲昔人云寬一分則民受賜一分今可更思其所以寬之者否鄙意若敘瀘一帶供川南重慶一府加以成都之東夔州之西順慶之南供川東亦可足用否若近者出夫遠者量徵銀貼之亦兩便也昨綦江募兵應者數千且不願給糧而守若給以工食而運糧其樂從可知川南投兵者趾錯於途一呼可得數千今試與巡下南巡上東二道商之若彼能募夫即不能全募或近播者募之稍遠者派之再遠者出銀貼之但募得近處一名即寬得遠

處數家亦是小民無量之福且近地人運糧路道既熟心亦不懼遠處人運糧路道既生心亦多憂此不可同日語也若兵交而不解遠人懼而逃近人則惟恐其不勝而不肯逃矣此又可坐照者也今宜槩行州縣且爲十萬之㵱而待另文到即發行方再酌其便而調停之乃爲萬全蓋進兵極早在正月遲乃二月先調近者運之而後調遠者繼之自可及也若只責之有司彼夫出門而事畢矣異日有患即叅拏百有司不足以解吾輩之罪也此非細事故爾諄諄幸亟留意無忽口袋宜用綫織者佳但急不能得宜用雙布仍令人備一厚油紙以防陰雨交之何處宜用

僰兒收之否俱宜早計早行也

劉總兵

比日知將軍治兵備械日夜不遑甚以爲慰若將軍用心如此賊無足平也招兵事昨已有行須得苗兵爲佳若只尋常兵亦與向所招等耳幸留心焉招降一節今且宜密行如萲年王纘先等兩月前皆已受牌而去但外人不知耳若人知之傳與應龍而害其家則餘人以爲外不足恃而且堅其內附之心矣如扶歡壩之苗且不必令出所慮甚是彼小人但欲招出一人即以爲功不顧其後此等即與監軍道盡言無妨也

易按察使登瀛

賊久不動胡又狂逞貴州久不設備只恃安氏而安氏原未與賊絕宜其爾也今惟有驅安氏直擣其巢則各路之圍立解若安氏不肯亦令揚兵為進擣之狀而後可從其密圖之計也不然目下攻城破邑吾輩當其罪他日兵齊戰勝安氏收其功則彼且用我而何忠順之有此不可不亟與青翁言之也草草不盡

楊監軍寅秋

賊久不出乃突而犯貴州蓋因前日殺其招苗因有此擧一示武以鎮人心一通路以度惡苗甚可恨也貴州一向

不甚設防止恃安氏顧安氏原未與之絕賊何所忌而不狂逞若安氏肯與之絕仗義執言奉天討罪賊且抱頭奔囤之不暇而敢出兵乎今宜驅安氏之兵直擣其巢兵至沙溪而黃平偏橋之苗盡奔歸矣安氏一欲附忠順之美名一欲獲歷賞之厚賞一欲不絕鄰封之交尙存香火之情必待我與之爲鷸蚌而後坐收漁人之功此等作用可以欺天下乎幸與郭靑翁亟議所以使安氏使安氏必先令安氏絕賊安氏一與之絕賊當破膽不敢一步離其巢然後探虎穴得虎子惟其所爲無不如意耳賊目把有尙義黃繼之二人者若安氏漢把能擒以獻先賞以指揮劄

付幸諭之洪邊送親事必不可聽彼假以送女令親信出入省城成何事體且賊不久當滅宋宣慰能甘心與之偕亡乎當令自以他事辭之若安疆臣更不能爲我守省城則安在其爲忠順哉廣西狼兵雲南土兵不日且至當差人迎而催之至當無慮賊也大舉的於春首百凡留意無忽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賊知罪在不赦煩欲肆行衝突又恐外兵難敵內人不附故虛喝四川而不敢進因突犯黃平興隆之間乘其兵力稍虛主帥不至一以招苗自固一以示强挾撫其計益拙

其勢益窮矣今川中泰兵已入境浙兵尙未到然土漢之兵已足自保惟是貴州惟恃安氏而糧餉不充不敢多調其兵惟用以防省城耳遡東地方不能相及也今賊到始調援恐兵至而賊已去矣雲南廣西兵年內外當至至則貴可無虞惟偏橋一帶貴州旣難遠顧湖廣又緩視之龍不得已多方爲之募調計正月中或僅可及三萬之數龍當量發馬兵助之第兵猶可催糧每告匱脣乾舌敝督策雖前萬分無奈須明言之惟望廟堂主持嚴責亟備庶春間師期尙無誤也川中自餉已難貴州又來告借義在同舟卽羅雀掘鼠亦須均分已以五萬給之如此那攢終成

兩倣東征西討所用若何腹心之憂奈何借此伏惟台臺
垂念主持幸甚劉綎近似知罪俟龍駐渝從容觀之以定
任使此時吳廣未到渠亦自應候代也陳璘聞有牌到偏
橋計當與吳廣先後至亦在新年內外沈尚文自銅仁安
車而去童元鎮續至亦高坐銅仁此皆有題過明旨令駐
偏橋者卽陳璘已至渠亦當在平越與隆之間駐銅仁何
爲令朝廷之令已不行於總兵何況督撫若處元鎮別無
替人只得裁抑使之如更不堪勢須更換此須各裨將俱
至又須預先題明蓋總兵非可輕易者故不敢以便宜槩
行之也屢偵播內羣情盡搖又密行道將以賞格招降亦

多投結外附者總觀其成未敢預濱然總兵尚多未至自難遽議進兵大都龍之意甯遲無速甯後無先甯以濡須待無窮之機會不以造次貽噬臍之深悔恐道將中有貪功求速遑者望無主其說外刻完賞格二本呈覽內龍所題格內人名間有與前不同者綠近查其少有改易故輒更之恐失事機故不待奉旨先發示也統惟台鑒

徐僉事

分布事俟面議此時可謂無將然韓白英衛間世一出自不必借才異代也人各盡其心事無不可為渝中兵日招集餉不時給再有脫巾之呼恐難終諉曰無此事二道時

時酌議便宜區處勿以呈詳往返致有紛紜不一

來副使

五司人怨雖深而力甚微止可以為鄉導若用以摧堅則誤事矣邇夫正在議處沐國且至非露機括也草草

張監軍

來教俱領用間雖難然此等小醜即顛倒之亦何害不足多慮也進兵路分尚須酌議江津非入播之路止宜防守合江仍通綦江路今直達播州者川中惟三路永甯綦江眞州眞州眞州則由南川進者惟將少可慮若南北相兼亦尙可支持統俟面盡不一

沈按察使季文

閱播圖令人躍然聚米爲山宵復是過盡虜不但在吾目中且在掌中矣今泄泄從事者旣痛瘝不關卽沾沾自喜者又得失相半安得數輩有心人如門下與之共滅此賊乎煩照此一樣畫二十張各省撫鎭道將要緊者各給一張其路道手摺亦乞多造然後縮小刻一板印刷盡給行間卽賊見之當咋舌死矣懇懇

楊監軍

途中接教一何其詳悉周到事事當機也諸事在蜀者似已有備二省日日行催紙渝墨做至今竟不得其要領黔

省貧弱難過責之然亦覺因循偷安坐費時日楚省則但以紙上文字往復令人恨恨昨不得已具疏言之何濟於事來教所謂雖盡法何益者也今當再催之即十得五六亦可矣楚省且不論貴省無兵即雜然徵調止二萬人多無實數不足用也今惟恃廣西狼兵又不即到雲南兵亦以夷警未即來蒙楊之兵太少惟安氏兵可用耳已與陳恩言令歸而起六萬兵半守省城半守沙溪他日即以兩路進彼已應允且言目下尚支吾之但有師期即一味勇進不知可信否惟熟察之此即吾兄所監之軍不可不留意也漢兵操練終不濟事不如用見成土兵若水西六

萬廣西一萬雲南八千益以黔兵無慮十萬長驅直擣何慮賊平黃岑寨牘苗旣殘地方阻官道則惟有剿耳卽欲撫亦先剿而後撫便宜決策是也乃一不以相聞何耶賊必欲犯黃平宜急備之無忽

史副使

瀘州吏書爲奸幾誤軍興法應斬但此時運夫未議定差官一拏則各處震動派夫州縣恐干後至之誅一日盡集夫於重瀘未便也故仍行該道拏處之凡用嚴刑必須立法旣妥而後可一切從事耳合江進兵仍會綦山關者此路攻守須臨時乃定以經播州外司之地須其人降順無

他而後可議進兵也今但議夫瀘州若臨時進兵只撥瀘州夫往足矣

又

就近派夫自是不易之理不然以神宣威茂諸處來川東運糧豈但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而已惟是糧餉可以責之餉道運夫必當責之守巡方爲妥當何者專與不專也且川東川南相去遠者幾於千里即該道督水運尚可遙制若催陸運自當親臨兩地難周豈不誤事今定爲就近派夫官徵銀給以工食仍照該道原派一石三名之數仍用里甲川南止用敘瀘二處川東止用重慶一府餉道但催

一省水運俱至重慶二處守巡則分催二處陸運至綦江至永甯以至播州皆其責也有夫無米責在餉道有米無夫責在守巡目下無銀且借大木餘銀用之事完派補如此則不戾該道原行而近者以得銀爲幸遠者以免役爲安上下兩利矣不佞熟思其便無以易此若再有不妥不佞亦當任其責耳已行之二守巡處昨詳可徑停之事在燒眉無再不決之理矣聞川南夫至納谿而無米運俱在守候可亟催水運無遲諸俟面盡

盧副使泮

克平九絲時地數勤曾克庵公查以前武功成俱有此異

今之平播事更大故異亦甚玉壘山崩應在平播無疑也第臣子入告須以災言亦春秋之意耳千里餽糧事所不便已已之止令納銀小民不啻更生矣已有檄借貴道入川東幸蚤至以一臂助我

郭青螺中丞二首

賊深矣興隆黃平龍泉恐又有失則吾輩何以自解此當亟亟圖之不可後也揭內起用二將即以二牌用之此自可徑用者不必題也招兵三萬亦可徑行無須更請請則遲矣貴州銅仁一帶兵甚多川人多於此處招苗童元鎮一呼可得數千挾之以出何有於賊而逃避無已不知城

破彼能免耶愚而無知何以爲人但得大小將到即當處之今且催之出再不出即提之矣鄙意調安氏兵三萬守省城而以貴州向來二萬有餘之兵分布於以東興隆黃平等處或可自保今不佞且發鎭雄兵三千去此水西之弟而原咨所請者也又調到施州兵當從婺川發龍泉但遠水近火尚不相及聞支簡亭兄已來沅州彼必有自爲偏橋計者但偏橋警息九股路絕賊即可圖矣弟思之勦苗終不如招苗恐其處處蠢動故也第弟亦聽說若丈見之眞則撫勦惟所爲矣屯重兵三萬以斷賊招苗之路此必不可緩者無問廟堂從不從廟堂原不中制何必待命

也如蜀中弟原題兵六七萬而今調至十四五萬不然賊豈有不來者多兵而早了之與少兵而遲了功相萬也大舉在眼前乞丈無吝多兵雲南有夷變兵來尚遲惟廣西可亟催之五萬餉已解須令安氏以兵防之草草不備

又

黔中危急弟日夜憂之計無所出業以十道遣使催促兵將顧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奈之何昨以一檄移安疆臣令發兵守省城並一二枝之興隆且以千金爲牛酒犒其兵仍厚賞其母子想可得其力者又將施南衛土兵八千移之思南以應援龍泉一帶計正月初亦可至矣偏橋則

數行楚中備之據王兵備言兵已漸集可保無事仍行令
二總兵退苗約以文到三日而苗不退者劍當及之想當
致死向敵苗或可散而後可圖大舉也曹仁佐持諭帖去
諭之仍令該道動銀為備牛酒不知有銀否昨差人來言
前次犒安兵百金布政司湊三日乃完令人駭愕以簞瓢
陋巷之家而欲為斬將搴旗之事其可得乎弟久已行司
先解銀五萬去今想將到又移一咨於楚中令以十萬給
黔此部咨奉旨者也門下但日日發使催之彼必不敢不
與永保兵俱係用之偏橋乃楚中數也黔中則全靠滇兵
廣兵與募兵六千而俱不至奈何奈何廣西甚近可急催

之弟已有二使在彼尚未回也來人行十二三日纔到重慶可謂極遲土司驛多失應付可責安疆臣令催之彼此時而勒捐公家可謂忠順乎草草不盡

沈按察使

至渝城終於調度爲便顧川中狗鼠癬疥無足多憂貴州警報如雲令人應接不暇奈何承教路道機宜種種當心百務鞅掌之時誰能助我一臂者惟門下耳李旭欲外向而機洩全家殺盡矣此賊益自速其亡也省下所造諸物火速發來差人押解舟行爲便一物自有一物之用幸致意右轄公草草

支簡亭　郭青螺二中丞

賞格所以不輕發以我不明言征勦則賊亦且以事緩欺其下而不敢肆行衝突我尚得以俟兵集而大舉耳今賊已知罪無所逃東衝西突此時而不發賞格反自誤矣宜大張告示明懸賞格書冊紙諭遍地發去彼人人解體號令不行而後可坐困也師期不出一月便可速募多兵以圖大舉此時更不可惜錢糧懇懇

沈按察使

陳恩老成習事連日鼓舞之頗覺輸心似可大得其一臂之力者此等人不啻吳楚之劇孟得之眞隱然一敵國云

乃門下業以破格犒之固知大君子之見出尋常萬萬矣諸凡打造在省者乞急催之鉛彈鐵蒺藜皆少門下徑行添造之諸可佐軍興者亟亟爲之無妨便宜也草草

張參政文耀

得教知已榮涖爲慰戎馬在郊即宜視事成都之行可無庸也渝城兵多自宜分布分布者政所謂駐之要路以減其勢使軍民兩便耳而議者謂分布早有師老之嫌蓋以分布即爲進兵誤矣汰其宂分其勢正今日之急務門下初至而留心若此僕何慮焉

徐僉事

劉帥果有滅賊之志則吾之留未爲不是也帥自能辦賊乃往日條陳原爲賣重反至紛紜乃知世間只有一個忠誠外此皆落坑陷塹耳雖然如此今卻又十分性急不得急行無好步王道須萬全也今日惟招誘一節爲十分緊要然外司久已歸心惟其親信之人能招爲內應方妙耳如袁年王繼先等皆自十月內密領本部牌去者今明受其母於重慶彼處去賊巢近恐應龍知之反害其家不可不慎今凡招一人須能保全之人乃歸心若事未成而先受害則後來者懼矣僕不日至渝城大懸賞格明示宣諭彼中無不瓦解者然後大兵齊進酋未有不授首者也進

兵必不可過春期幸與帥言令日夜圖之不日面盡

來副使

來教字字著實謂賊突出而擊我之必救誠然然川中亦不能卽出蓋彼之不能來猶吾之不能往也惟湖貴爲可慮耳三人容細問之草草

劉參議

川南兵宂汰之無妨此與千金買駿不類彼偶一爲之耳今乃日日懸千金買死馬之骨縱使積骨如山可得爲馬否以無用之兵食易竭之餉可爲寒心幸力圖之

董總兵

逆賊狂逞貴竹阽危將軍久不至不得不一言之朝廷景裁處以示法耳賊平且以功論矣東坡爛橋之事彼中多咎將軍不出銅仁今可急移駐偏橋興隆與楚中犄角逐賊不然人言可畏軍政具存僕卽愛將軍不能私也今所調兵廣西一萬雲南七千水西三萬屬貴州用永順保靖各一萬烏羅二千屬湖廣用而二省召募者不與焉陸續當至至卽鼓舞用之大征在卽宜先退偏橋興隆之賊乃可從事且以此覘將軍矣

魏參議養蒙

監軍借重已奉明旨此宜蚤夜圖之曷可遲也賊雖外示

狂逞而內實窘急川中賞格久發其下皆有離心大兵促之無不亡之理今所慮惟偏橋之兵未集恐其事急衝出流害全楚故且遲之然進兵必不過二月過此則雨水漲溪河不可渡矣永順保靖兵各調一萬久已有行門下急急差人催之又嶶捕麻陽十三哨等兵共三萬分投差人催來必於二月之朔齊至偏橋乃可不誤陳璘勇將將此三萬人鼓行而前乃一勦敵自無慮也此舉所係甚大且兵覩拙速不聞巧遲萬望留意爲禱

郭青螺中丞

昨得借銀之教當日行布政司先發五萬仰令原來承差

催之限半月到黔當無誤也若道猶不通仍須五萬再以一信來即解去矣若道已通則且莫還川但有到者且留用之後到者相還未晚也童元鎮已蔡之又以一人守催動身門下亦可著人催之此輩貪生畏死不顧羞恥昨劉綎亦三承差跟定方肯起身若與之說門面話彼亦無所用恥矣昔曾確庵與劉顯書云將軍若不親到地方但差人領兵去本院必參將軍顯得之痛哭而行彼亦撫鎮也門下何所吝於蠶弁乎近得監軍報賊必欲克黃平奈何如不得已即令安氏且以萬兵守黃平偏橋賊決不敢與之相犯也若以別兵守賊盡銳攻之倘不可保何如如九

股苗既破地方惟有勦耳勦而後撫亦無不可但須止勦一枝之爲害者其餘不可槩及之恐處處蠢動則大可慮是在將領加意若不必可勦則即厚兵以防之而斷賊招苗之路尤爲急務統惟門下詳審之賊既已無所忌憚則賞格不妨分行但須令安氏發重兵守定省城弟近已於陳恩言之渠同日即起兵六萬矣門下可先檄其二三萬守省城以東則萬全之慮也偏橋諸處雖望楚中乞門下一面料理防守萬萬內江道中草草

又

近貴州承差來言十三日起身賊尚於東坡劄大營也然

則何時退乎昨不得已令安氏起兵三萬防省城三萬出沙溪以疑之第安兵入省必須糧餉恐不能當此奈何盡弟恐賊急而奔省城故以安兵當之若糧少或安兵不可全恃又在門下酌之多少當徑行也廣西狼兵一萬不知至否雲南兵先到者幾何查進兵平越一路省城一路沙溪一路洪邊一路貴州兵恐不能分四路則以沙溪聽之安氏洪邊出奇兵數千而平越省城二路須各用正兵三萬雲南廣西不及二萬倘須四萬則貴州前後募調兵與安氏之兵可以足之矣惟又分派之若兵多洪邊亦爲正兵亦可也將官李應祥童元鎮各領一路劉效節止可守

黃平其新起用二將並續到者爲誰作何分布亦乞示之偏橋一路屬之楚中自有陳璘思南婺川龍泉一路則以施州衛土司兵八千當之不足之數已行該道查三處原有兵若干不足者當再補之亦務足三萬以下之數則糧料必須該府出之乞丈亟行陰知府備之可也弟恐彼中道不通已遣人徑行該府惟丈再以間使催之惟偏橋一路兵糧俱與貴州無干若地方亦自相關倘不可不照管也思南少一將楊惟中難當大任陳寅何如此中當再遣一將幫之並以楊惟中協之亦可但恐陳寅王鳴鶴皆不可卒至陳寅又或東路用之奈何劉綎已留吳廣已到川

中似可無虞惟慮二省耳

陳總兵璘

將軍已至賊當破膽負從天而下也四川之兵久集時時擾其邊境又以賞格招其脅從投降者纍纍於途惟俟湖貴兵集即刻期入矣湖省已爲調兵二萬今將軍復領廣兵三千足可當湖兵一萬永保一土司兵素稱勁幸鼓舞使之錢糧器具已行所司給之然土兵各有器械漢兵用亦無多想自能給也火器之類各衛亦有可以用之川當四路貴當三路湖止當偏橋一路爲力甚易幸將軍努力爲之師期必不過二月蓋三月以後水發瘴生甚爲不便

且川師已老貴師亦集自不能便待也由偏橋至湄潭入播路甚平坦可以長驅逆賊多爲陰溝暗簽以陷人宜愼防之近賊狂逞垂涎思石宜亟救之將軍即宜駐偏橋庶可招徠降人規恢進取逆賊多詐近將領多有受其欺者不可不防草草

楊監軍

貴州一日而三報警令人心急如焚已專人發施州之兵從發川入發鎭雄之兵從永甯入然不能即至也童元鎭陳璘今在何處已差人促之夾擊亦未易即達也總之鞭長不及馬腹其勢則然所恨者水西之兵不肯爲我盡力

耳不得已令綦江南川之兵各擾其境上石砫之兵遂一日而破其七寨攻其所必救賊庶幾舍貴而之川乎川尙足以當之無慮也貴州但得少暇即當集兵以俟大舉凡用兵者不亡即圖存不死即求生敗即圖勝罪即圖功如環無端不可一時自暇逸也聞雲南之兵已到廣兵想亦不遠此二兵至即爲正兵蒙天眷之兵亦不惡乎越一路無慮三萬思南已有施州八千彼中再湊二萬亦可得三萬永保之兵俱併於偏橋此楚兵也沙溪之兵總聽安氏則四路各有正兵矣鼓行而前賊何能一一支持乎運餉之夫宜及早定川中亦至今方有定議蓋此中從未用兵

一夥秀才自不相習無怪也熟食無如炒米每軍自帶五日之糧彼中路近即可足用進關之後夫隨而運可相及也平越則童元鎮領龍泉不知誰陳艮玭何如乞彼中郎商量就見教難再往返也進兵的不可過二月至三月則雨水漣縣不便矣幸亟圖之

田東翁大司馬

前承教賞格有許之過者龍細閱之無甚抵捂部格處惟有加賞銀一萬兩及入關各賞一千與入播之三千克國之五千耳總之不及三萬也查曾確庵懸賞登九絲城賞銀三萬兩拏大頭目一名五千兩後平茶土官先登獨得

九千兩其二一萬兩餘衆分之則重賞濟事所從來矣蓋官爵多慮役往往有不與者獨賞銀無不與故川人所重惟此不得不以此激之也今亦不敢改此款惟附播人及土司恐其子殺父而降復爲土司未肯盡力攻之故直改以其子投降止於免死承其香火不言及爵土也再以二冊呈覽安氏之賞亦止照常昨陳恩來龍面問之渠止言但得成功之後量與一二長官之地足矣不復言貴州撫院所許想知龍之不許而不敢言也龍亦再三開諭之渠唯唯聽命因犒賞其官兵令之盡力防守貴州蓋用而不用不用而用渠自無不盡心者事成之後彼自當聽命於上

無足慮也今若一味拒之則彼與之合勢事更難矣吳廣蓋廉勇良將甚快人意但性太急又不知川中地利而劉綎且懼禍貪功甚欲自效比之前日似兩人然今進勦在即鄙意欲兩用之分路而進俟議定當再以聞昨得儆縣王考功書言臺下令其囑龍勿惑人言敢不心領顧龍之區區一念自起家時已定矣若不欲誅此賊則必不來矣裴晉公有言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龍不肖竊以自銘願臺下無過慮也臨啟惟有皇悚

趙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陳應翁大司農

戶科　職方

自龍入渝城以來兵威頗振賊氣漸奪加以明張賞格密
行間諜以故逆黨洶懼降人接踵賊之第一心腹李旭者
首欲外奔賊覺而盡誅其家又以綦江之事起自婁國悔
恨而撻之至死勢已衰矣今而後蜀無慮賊惟有圖賊耳
所苦黔楚之兵力急難卒振而二大將一未至一至矣以
兵力單薄遷延於銅仁賊遂突出興隆偏橋之間焚東坡
斷官道招苗自固興黃清偏龍泉諸處各嬰城告急而該
省始議招兵然晚矣先是龍屢行招兵為備而該省直以
錢糧不足辭不得已以川省給糧調來施州土兵八千鎮
雄土兵三千發之往戍復催雲南廣西一萬往援又調永

保土兵各一萬往戍偏橋即令陳璘到日督之進勦然俱不能卒至也聞應龍已不敢出關茲所閧貴州者其在邊四牌苗結連外苗耳數亦不多已行令集兵相機勦之而蜀中綦江南川各令出兵擾其境庶賊牽於北顧或可解貴州之急大抵攻其所必救彼勢自不能久俟有解散之報當再以聞然貴州當事慮在目前之無兵若龍之所慮則以招兵已無救目前獨慮招調之兵不日至而餉不足以給之也川中已借給十萬此後毫不能加矣若廣西雲南福建之餉復不以時至則奈何此中山川險惡道途阻修即自蜀餉黔文到即發往返在一月之外況他省乎若

非仰借明旨一嚴催之終致誤事伏惟台臺昊鑒以二十八日入渝陳璘亦且至沅州李應祥入京追之不及其餘偏裨泄泄不至亦無處行催計貴州之苗退滇廣之兵合即宜進勦而將領往往若此殊可慮也統惟台臺裁行幸甚

少司空趙宵宇公

三運木仰仗台庇幸得罷採此固臺下流惠桑梓之雅意然令不佞得以少蘇疲民專力征討幸何甚感哉感哉冬月入渝城美哉江山之固此一世之雄也如此形勢向來幾爲逆賊所據念之令人髮立兵威頗振賊氣漸奪投降

之民接踵而至無慮賊矣惟湖貴兵將未齊少遲進勦然亦不能久稽也客兵俱發之邊播各城總鎮亦目下發去計數日後渝城止不佞標兵與原守城兵耳蓋兵在各邊城內自無用多兵以擾閭閻也運餉夫議定止於近處召募遠處量徵銀以給之亦自無多運米收米向來不得其人頗爲民害今亦各立以章程總之凡可以濟軍與而蘇民困者不敢不勉力圖之惟耳目所未及才識所不到則望臺下不時教之顒望顒望

湖貴撫院監軍總兵守巡四川監軍總兵守巡

我輩受命討賊賊不滅何以自解冬月天乾極可舉事無

奈二省兵未齊只得待之言至二月主客兵集正應及其鋒而用之且賞格須後賊黨盡有外向之心李旭被殺人人自危法曰亂而取之此逆賊天亡之時不可失也所定師期不先不後適當其可過此則雨落水發無了期矣各路並進賊即全勝之時亦且應接不暇况其上有懼心下有離心有不成破竹之勢者乎開刀之後有進無退一有疏虞賜劒具在幸三令而五申之法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當日爲行間誦之可也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白刃在前青史在後流芳遺臭請擇於斯同舟之言無復兩可幸惟亮在

楊監軍

每得書爲之快然用兵事眞米實麪一些空隙容不得乃從來二省往來上下文移只一味之乎者也紙上支吾竟無一實事所以至今茫無實效使川中十餘萬之兵坐食待之殊爲可恨若早如吾兄事事料理年內即可完矣今師期雖不可迫然至三月則水發瘴生蛇虫皆能爲害軍士苦熱何以向敵盡必無出仲月之理計正月已盡外兵必無不來即不全到然水西兵自足當一路又有新召募苗兵萬五千人亦足當一路若少再招之三四萬無所不可貴州極有兵川兵皆半是黔人也止用之一月入播之

後即遣還所費幾何川中銀已解十萬去楚中又令解十萬本色亦可取給目下黔中但能支兩月之食以後責成楚中必不誤也水西一向牢籠今事已至此只得破格鼓舞之若成功之後彼自知法度何敢覬播州之嶺宜勿示以疑致廢前功貴州去播地近易於相通但多方差人傳賞格入關內自有斬之以降者如趙仕登其明鑒也急行之無失童元鎮李應祥各令當一路龍泉一路以一能將如王鳴鶴陳寅之類領之即陳良玭亦可昨已發施州兵八千赴龍泉而該府以無糧爲解不知川中調來兵遂可遣役川人以餉之乎乞急與青翁言令該府縣備餉無致

脫巾而呼則難收拾矣尙有一二枝欲發今亦不敢發去鎭雄兵亦不敢發恐其無糧而搶掠也事在眼前萬惟留神懇懇

張監軍

今日得陳璘揭語多磊磊落落終是丈夫劉帥似不及也以數語激之當勃然飛動乃可使矣㑹平事大有端緒當令謝道准其兵以安遠人之心此中更有大機括第無有具陸賈之舌可使者耳誓師後卽迫鎭道行眞州事猶可及也事在眉睫而無可趁手之人以相馳驚者安得如吾兄與楊臨皋數輩共殲此醜如反掌耳草草

陳總兵

播州過二月即不可入故昨相議將軍若至二月不到亦須進兵不能待矣今將軍乃以歲裏至沅此天之所以亡賊也此時議招廣兵亦何可及水兵亦已不用今直用湖廣土司兵耳永保兵天下有名往年平廣賊多用之重以募兵不下四萬將軍若撫而用之此無敵之勢也師期在即幸日夜圖之無曰我至未久若賊臨城下可不與對壘曰我至未久乎賊黨已有離心不甚用命況數道並進豈能分身相敵此將軍唾手成功之時不可失也思石龍婺一路最近偏橋貴州總鎮遠不相及故昨題請兩鎮並得

管轄其地兵將俱乏已爲調施州兵八千幸再少助以兵以一裨將督之卽可當一路以分賊之勢與偏橋相爲應援乃萬全之勢也楊應龍一毛賊今以六總兵共擒之已是可羞若再不能擒豈不可羞之甚將軍東征稱首功此番亦須首敘乃副盛名僕有拭目而俟之耳

支簡亭中丞

日月不居轉眼春仲此後水發河漲一步不可入播境矣我輩半年以來寢食俱廢所規度者謂何而臨機坐失養虎遺患千里畏人何時是了念及國法可爲寒心今不佞誓不與此賊俱生已於正月十五日誓師發二大將於境

上乞門下亦即獎率三軍約誓督發先令齊力養氣以需後令一齊進攻此後止發期會更不問物力之備不備也事在燒眉百惟蚤計萬懇萬懇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曹希彬你有稟帖來說鼓舞永甯人大小頭目踴躍向用我已知之又說與立合同不知何事但土夷性貪賞格已定你卻不可分外妄許他致後日難應是我失信即到水西便如永甯刻血說誓都不妨只是鼓舞他用力便了卻不可隨意許他他若亂說你說自有賞格這事我不敢專主恐你許得過了後難應也你切記之其犒賞銀如已

到可面給之如未到叫人看守你同日另差人去賞也罷隨宜行之此諭帖你自知之莫拏與土司人看故諭

塘報書

賊知罪在不赦恣行狂逞然不敢向川而向貴以貴州之兵力未齊也自川援貴道阻且修因令川境兵各出以擾之石砫兵已報斬獲酉陽兵復有報至百級尚未查明姑俟後報此後賊當撤貴州之圍以向川川兵力能折其鋒少延時日永順滇廣之兵可齊約期並進環而攻之賊無幸矣天氣向熱水發瘴生俱有可慮方日夜力圖之必於春月了此不敢留賊以憂君父也臨敵無任皇悚之至

支僴亭中丞

師期已定計兄當不日至沅州矣貴州無力自完龍泉已成不守若吾輩不助之亦難逃應援之責弟先發所謂施州土兵八千往近又發所謂平茶土兵五千往爲之守婺川思南皆自給以餉恐黔中無餉兵亦不能居乞兄亦行陳總兵發萬人往則婺思之勢壯而吾輩之責塞乃可議進取也若石阡逼近偏橋想又不待言矣貴州本折俱無吾輩須各餉其兵乃不誤事萬萬大抵楚兵已近四五萬即摘萬人以援思石尙自足進一路而龍泉一路原題屬陳總兵管者則兄亦不得不加之意耳陳總兵謀勇俱足

允稱能將但須凡事應付之乃肯盡心其所請錢糧亦不多惟加意懇懇

貴州張監軍存意

貴竹自有兩監軍而氣增百倍乃知長城萬里端只在人來教種種當機令人心賞貴州非無兵苦無餉耳亦非無餉苦不早計耳只如借餉蜀中若早言之則三萬勝兵即可立至何至有東坡之失今龍泉又見告矣須以施州土兵八千援之尚未至而城已陷今復促之救發川思南又發平茶五千建越五百以一將將之而往折色銀已給以一月第恐無處糴買而彼中本色亦從未備也可奈何煩

門下力催之但有一二月本色之供即可了此賊矣約期已發勢難中止然播中三月以後雨多水漲處處阻礙不可復入再延歲時無貴州矣此亦破釜沈船之時不可不亟亟也幸門下力圖之彼中去播近易於招降大懸賞格密行招誘人人倒戈自可不煩兵而下奇正並用端不出此萬代瞻仰與門下共之幸留意焉無忽

郭青螺中丞

師期已近乃忽有龍泉之事令人懊惱不已楊惟中自以爲善用播目乃一旦狼狽至此始信作僞之不可久也弟先欲遣馬兵去一路來疲鈍不堪計至彼中當多斃於道

者因催施州土兵八千來令駐龍婺以當之乃兵未至而龍泉破矣奈何今恐婺川思南有失賊勢益張我氣益奪因當日發平茶兵五千自武隆往計五六日可到倘賊尚未甚狂逞尚可以保婺川思南若石阡則去偏橋近已行陳總兵援之當無慮也此時益多招兵一以候大舉一以保地方不然彼勢急而衝一有所失我氣自奪矣龍泉事頗大不可不報門下有稟可急發來此事無妨大舉不可以此便有退阻惟日夜料理為望酉陽兵自南川入破其一大營斬首三百蓋弟原令以牽其援貴州之兵者計此後或當稍退則思石無慮矣援思南兵三起一萬三千五

百弟各給以一月折色但本色不能多帶去乞門下速行府縣爲備本色若折色再一月彼中若無弟亦發去也曹希彬來二氏用命大舉事十八九成惟力圖之懇懇思仁道此時他之暢惟中不守信地皆理之不可曉者似不容無一参弟恐彼處無將且令惟中免死守思南然一面議處無不可也惟速示之萬萬

劉總兵

平播之事將軍但能了此一生心事不辯自明誰能施其謗口乎若目下行後亦不必有過慮僕既以兵事付之將軍但責成功決不以人言爲輕重也惟是審時相機早建

大功無失良會此非獨爲國亦以自爲將軍必能審此無事多言綦子山江津二處事皆成烏有令人悵悵乃知攙先一著之說的爲不誣昔人有言機會之來豈有窮乎惟將軍留意焉

陳總兵

將軍今世之偉丈夫也本部何幸得與共事缺爲面談良以爲恨今將用兵事宜隨其所憶漫然書之以當促膝惟將軍留意焉

入播之路有八蜀有四路不必言黔有三路曰貴陽曰平越曰龍泉楚有一路曰偏橋今龍泉一路題過爲楚鎮守

管則黔楚各得二路然龍泉偏橋相去甚近分而爲二合而爲一無所不可此在用兵者臨時酌定非所能遥度也今播賊不比倭虜皆萬人一心者須以力敵播賊止應龍一人造逆即妻子亦不與同心其下人皆有畏死求生之意況賞格隆重人人動心宜遣舌辯之人處處招降若其肯降隨便給以執照當有不煩兵而下者偏橋指揮曹仁佐龍泉守備楊惟中皆素知播人頭目之情可令招之惟中失守信地應死姑饒死令立功若能招得大頭目獻關入播方可原免不然死終不免也可與言之

播賊無火器攻之須用火器今該鎮帶來有硝磺有火器

便是長技矣

播賊於險路多挖斷又爲賺坑上覆以土下安竹簽宜詢問鄉導而進無墮其計或用水牛前行亦可

思石偏橋婺川進兵時酌量留兵守城餘分道而進若人裹一日之糧然後運夫隨之亦自不誤彼處路近故也

彼處苗頭阿萬任老三等皆欲投降提調張雲敖等皆與賊有夙恨皆可用熟脚招之但受降如受敵須加詳審不可爲所欺也

賊用兵好伏兵於數十里之外乘夜突衝人不及備凡進時夜營宜愼防

將單所進只一路用兵無多但一料理卽可齊備有所需者與該道索之若不能急備者隨宜處之但求濟事而已若但曰彼不應付致我不趁手此是後來委過之談至於委過則已無功可稱勳名安在不足言矣況又有必不可委者哉

沈按察使

顏京等所言無一事不切實如云官壩易取今已破矣劉綎鋪排正如顏京等三路行兵之說乃遲疑不發而冉御龍自南川先進一鼓而賊已奔斬首三百所遺資糧入手人擧之不盡南川邊人俱有所獲一大快也其一營兵實

只有二三千可見顏京等之言不妄耳貴州之無備不止一端固是無錢亦是因循若早借則早給之矣銀已解去十萬今又發兵一萬三千爲之守思南發川本折皆我供之亦無可奈何也楚中兵粮略有端緒而陳璘何以無備爲言求緩師期已切責令之如約所定師期正如來教也大約蜀中似已全備二省只可五六分若待之到底亦不得完全只得如此舉事所謂以魯之衆加齊之半亦可克也未知天意若何耳

史副使

用兵重事誰保萬全兵連禍結不知何日可了前言免派

夫銀望梅止渴殊近於戲非遂可爲據也若兵事不解則東南之苦役不休東南不休則西北之派銀難免此時而議及西北之不派東南之不徵不亦太早計乎至於蠲免各項錢糧尤爲駭人聽覩今方借餉各省請餉內帑又經部議加派錢糧乃無端而議蠲免不水不旱不荒不罷兵不善後胡遂及此炊未熟而議抽薪非所以爲計也若地方人聞此議則嘵嘵然動不平之議東西南北之人俱不可使矣萬勿復言師期不數日備夫爲急經理進兵運餉事尤急正使俾夜作晝亦止得二十餘日望專心理事調停人情一著且放下正使好事者妄生蔞菲然異議方興

大事已畢乃爲斂手不然恐無補於往事而又反廢夫目前也各夫給米原爲入山以後盡無處買米耳若在重遵涪合則去家既近米尙可買彼甯願支折色矣此等事皆須訪問斟酌人情爲之未可應決若苦於無米不如給銀僕所慮正在入山以後耳幸與該道虛心議定而行之不必再有往返今只恐運夫不集有誤入山僕日夜慮之不能成寐幸留心焉

高推官折枝

二兵交鬨徼公數至多事彼將官素有軍紀者何至憒憒若是已行監軍道查究至當有處也若將官自能處首禍

者亦自可了但恐其不能處則不若查明處之漢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亦何事乎多言

內閣趙沈二相公

西蜀多故民不堪命久矣乃地震山崩雜然而見天災人禍可爲寒心天鼓鳴於東南似是天聲遐布應在賊亡亦不可知惟是川之西北榷稅採礦雜遝紛擾山崩地震正當其間恐當有揭竿斬木而起者慮不獨在播也夫德隆則後服道衰則先叛蜀人易動難安自昔記之矣多方消弭如窒鼠穴猶恐不及奈何以多事擾之伏惟台臺力賜主持亟同上意以奠遐方地方幸甚

平播全書卷十二終